甚麼是哲學？

哲學家們想些甚麼問題？

甚麼是真？甚麼是善？甚麼是美？

哲學家都是些怎樣的人？

畫說哲學叢書

❶ 哲學是愛智慧
❷ 對世界的認識
❸ 珍重生命
❹ 思想的功夫

哲學是愛智慧。哲學就是一種思考，是一種生活態度。

這個世界和這個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令我們有止不住的驚奇。當你“打破砂鍋問到底”時，你也就離哲學的門不遠了。

本叢書是為愛思考、愛智慧的青少年而設的。由哲學家們和讀者們一起思考關於世界和人生的問題。通過一些小故事、小問題，試圖解說一些有時候大人們也不耐煩或無法回答的問題。

ISBN 957-586-645-2
9 789575 866457

畫▼說▼哲▼學 ❶

哲學是愛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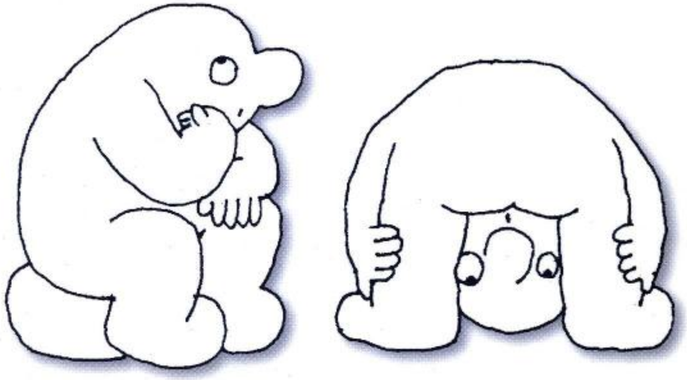
書林

畫說哲學

哲學是愛智慧

文　朱正琳
圖　趙汀陽　黃穗中

2012.08.04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畫說哲學

哲學是愛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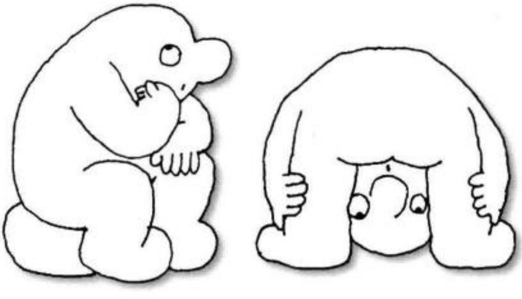
畫說哲學

哲學是愛智慧

文　朱正琳

圖　趙汀陽　黃穗中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思想是智慧，反思是愛智慧。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畫說哲學——哲學是愛智慧／朱正琳著；
趙汀陽、黃穗中插圖 . -- 一版 . -- 臺北
市：書林，民85
112面；19公分
ISBN 957-586-645-2（平裝）

1. 哲學－通俗作品

107 85007581

責任編輯：姚沙沙．陸詠笑
裝幀設計：沈怡菁
© 1996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本書經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授權書林出版
有限公司在台灣地區出版發行。

畫說哲學

哲學是愛智慧

定價：120元

著　　者／朱正琳
插 圖 者／趙汀陽、黃穗中
出 版 者／香港書林出版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
雲華大廈4/F 505室
台灣版發行者／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二樓之五
電話：23687226　FAX：23636630
發 行 人／蘇正隆
郵　　撥／15743873．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印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登 記 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三一號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二刷

ISBN 957-586-645-2

編者的話

年幼時，我們大都會對自己生存的世界有一種驚奇。除了對生命現象感到驚奇，對於死亡更有莫名的畏懼。對世界的驚奇和敬畏正好是一種哲學關懷，許多兒童思考的問題常常也就是哲學問題。特別是到了少年時代，更會對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執着地思考。但是，這些問題我們很難在大人那裏找到滿意的答案。

哲學就是愛智慧。哲學就是一種思考，是一種生活態度。

本叢書是爲愛思考、愛智慧的青少年而寫的，但又不限於他們。我們請來幾位哲學家，和讀者一起思考關於世界和人生的問題。通過一些小故事、小問題，試圖解說有時候即使家長們也不耐煩或者無法回答的問題。

我們希望藉着這套小叢書，能有助對個人基本素質的教育。我們希望，這套叢書對青少年的心智和思維會有幫助，對家長和其他的成年人也有裨益。

叢書的作者們不敢奢望就此會教導出一批職業哲學家。不過，如果這套小書不經意地將一些小讀者引向哲學道路上去，那就是額外的收穫，也是作者的希望。引用作者的話來說，“這是幾個‘愚蠢的哲學家’寫給聰明的青少年看的書。”

願青少年們在這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世界中，無拘無束地思考及驚奇下去!

目 錄

編者的話

前言 1

第一個問題：什麼是哲學？ 5

第二個問題：哲學家們想些什麼問題？ 11

上篇：關於這個世界 11

一還是多：從一張紙說起 14

本質與現象：像什麼樣子？ 18

可知還是不可知：有沒有這樣一種眼睛？ 21

有與無：想一想"太空" 26

生與滅：碰了一下"時間" 29

下篇：關於我們自己 33

人是什麼：這一回從星空說起 36

人生的意義：生命只有一次 44

我們是誰：喪失了記憶？ 48

什麼是善：重要的是"應該"二字 51

什麼是美：你是否被打動過？ 55

第三個問題：哲學家都是些怎樣的人？ 59
泰勒斯的名言 62
蘇格拉底之死 67
笛卡兒的沉思 78
斯賓諾莎的信念 84
康德的憂慮 91
告別的話 99

中英人名對照表 100
作者／插圖者簡介 101

前　言

我這是在給你講哲學。講哲學比不得講故事，我擔心你一聽到“哲學”這兩個字就會頭疼。這樣吧，讓我也來先講一個故事，這故事恰好和“頭疼”有點關係。

在古代希臘，有許多神話傳說。其中一個傳說講，有一天，衆神之王宙斯突然感到頭疼，不是一般地疼，是劇烈地疼。你知道，神是不會生病的，那麼，宙斯頭疼的原因是什麼呢？原來是宙斯的一個女兒要誕生了，她不是由宙斯的妻子赫拉生的，而是直接從宙斯的頭腦裏蹦出來的。宙斯的這個女兒，就是著名的雅典娜，古希臘人稱她爲智慧女神。你看，頭疼不要緊，能生出智慧。

再看一看流傳下來的雅典娜畫像，她手執長矛，全身披掛，威風凜凜，因爲她同時也是女戰神。看起來在古希臘人眼裏，智慧就是力量。因此，古希臘人都很敬愛雅典娜，把她尊奉爲古希臘最偉大的城邦——雅典的守護神。而雅典城，一度也正是哲學最發達的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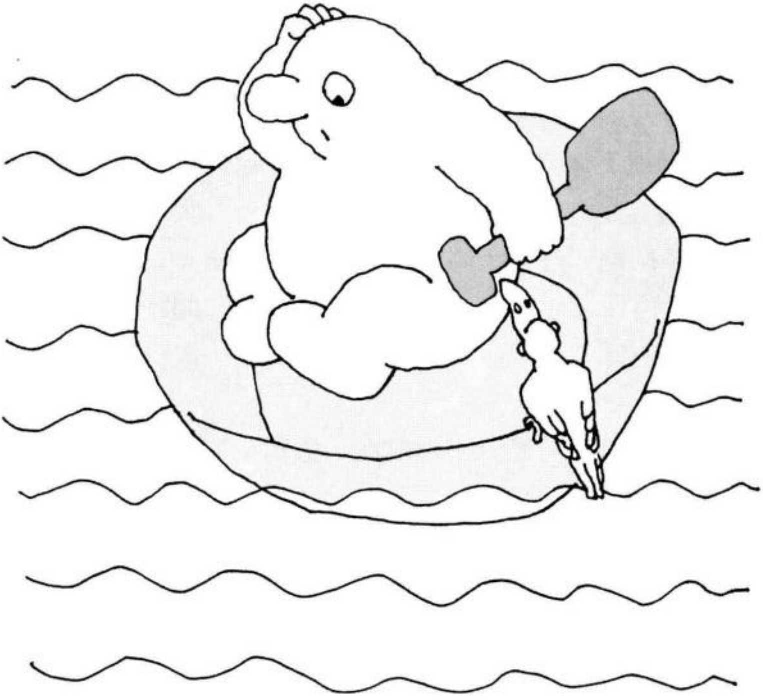
哲學這個詞，在古希臘語中不是別的意思，就是愛智慧。一直到現在，在西方國家的語言中（英語、法語、德語

等等）也都沿用了這個詞。

我就想照這個詞的意思來給你講哲學。不過，我卻不敢在你面前冒充智慧老人什麼的。這是因爲：第一，我雖然學了好多年的哲學，卻說不上有智慧；第二，我雖然比你大許多許多歲，卻還不能算老。愛智慧的心我倒是有的，我知道在這一點上你的心與我相通。

據我多年的觀察，世上只有不愛智慧的大人，沒有不愛智慧的孩子。可是，大人也是孩子長大的呀！怎麼會小時候愛智慧，長大了反倒不愛智慧了呢？我想那是因爲：第一，大人有好多事要忙，他們往往會覺得自己更需要的是掙錢的本事，而不是智慧；第二，他們對周圍世界已經很熟悉，對好多事常常滿足於一知半解便不再覺得驚奇，而驚奇卻是愛智慧的主要原因。也許還有第三、第四……但說來說去卻可以歸結爲一句話：有些大人失去了童心。“不對呀”，你也許會反駁我說，“人家都愛把智慧與老人連在一起，你怎麼把智慧與童心連在一起？”你別急，讓我把我的意思說清楚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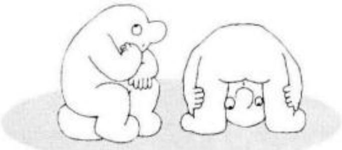
愛智慧不等於有智慧。沒有愛智慧的心，當然成不了有智慧的人；有了愛智慧的心，還要再經過學習（不僅從書本中學，而且從生活中學），才有可能成爲有智慧的人。在我看來，愛智慧的心就是沒有因人情世故而變老的童心，而哲學家們最像大孩子。



哲學是一隻不明航向的船。

孩子都喜歡發問。有些問題問得好“傻”，讓大人們沒法回答。我小時候就是這樣。大人們總愛說：“你長大了就知道了。”可是我卻常常等不及長大，死纏活磨地非問個水落石出不可。等到大人們終於不耐煩了，我就只好打住，可心裏面卻很不滿足。後來我自己成了父親，我兒子又纏着我問同樣的問題。我這才想起來，原先想着長大了一定要弄清楚的好多問題，眞長大時居然全都忘了，根本就不再想那些問題了。再仔細想想，孩子提的許多“傻”問題，大半都與哲學問題有關，所以，我今天打定主意，一邊跟你講，一邊努力回想我小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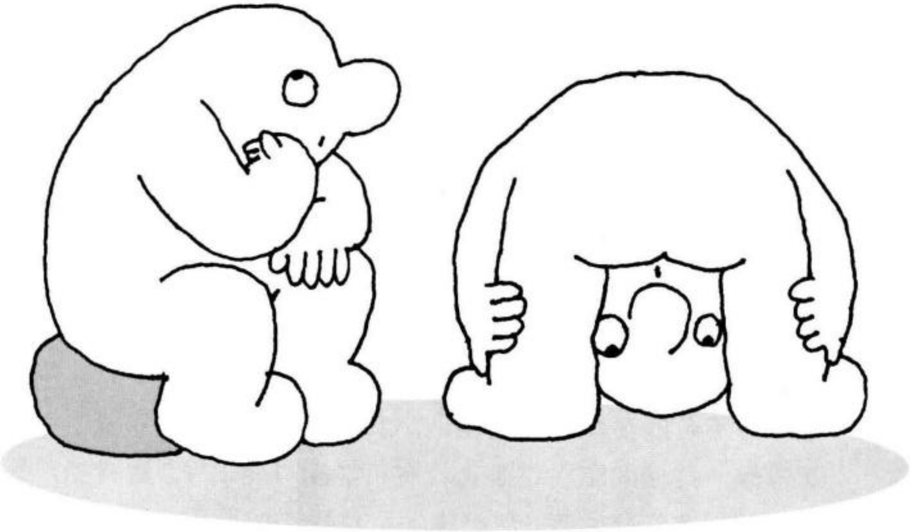
我記得，那時候我跟你現在一樣聰明。



第一個問題：什麼是哲學?

這個問題我很難跟你說清楚，可是你卻不必為此灰心。

這個問題本來不應該成爲第一個問題，因爲：放在平常，你不可能這樣劈頭蓋腦地問我。可是我現在說了要給你講哲學，這個問題在你那裏就有可能衝口而出了。說實話，這個問題非常難回答。怎麼講呢？哲學當然也是一門學問，但它與其他學問不同的地方在於：它好像沒有很具體的（分門別類的）研究對象。舉例說吧，生物學是研究動物、植物的；物理學是研究聲、光、電等自然現象的；歷史學是研究各個民族和全人類的歷史的……如此等等。而哲學是研究什麼的卻不太容易說得清楚，因爲它好像什麼都研究。但你卻不能說它是全部學問的總和，且不說這樣的學問沒人做得了，即使做得了，它也沒有必要成爲單獨的學科。事實上，關於哲學是研究什麼的，哲學家們相互之間也時常爭論不休



思想是智慧，反思是愛智慧。

（這在生物學家、物理學家、歷史學家那裏就不太會發生）。

有人說，哲學是整個知識大廈的基礎，有人說哲學是知識大廈的屋頂，還有人說哲學是介於科學與宗教之間的一個中間地帶的學問。我們的教科書上則說："哲學是關於世界觀的學問。"什麽是世界觀呢？就是對世界的"總的看法"。什麽是"總的看法"呢？那就不是"分門別類"的看法。這個說法要告訴我們的好像只是：哲學不是其他學問。

以上種種說法，並不能幫助你對"哲學是什麽"有個了解，哪怕是初步的了解。要想說清楚"哲學是什麽"的確很不容易。不過，你也大可不必因此灰心，因爲你並不一定要弄清楚這個問題之後才可以進入哲學之門。等你進去看過以後，你心裏就大概有了個譜，也不必再苦苦追問別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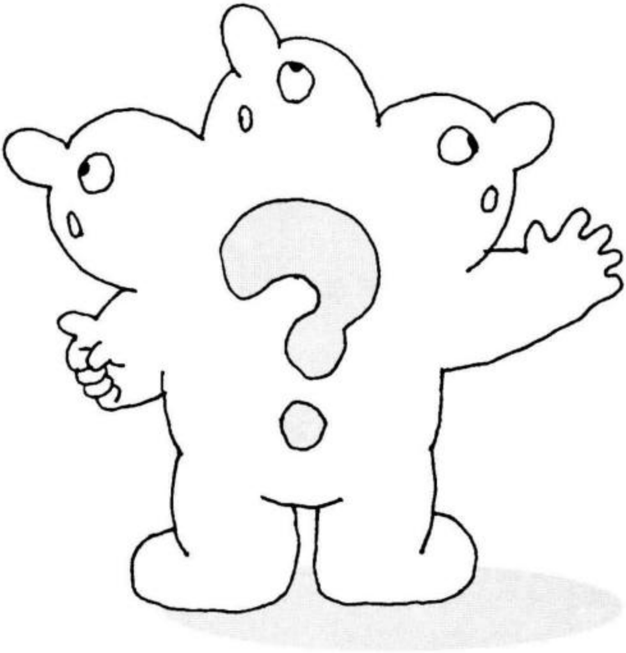
當你"打破砂鍋問到底"時，你就離哲學的門不遠了。

這句話是我對我兒子說的。說這話時他還小（現在他已快長大成人啦！），死纏着我也是問："什麽是哲學？"他之所以有此一問，是因爲知道我報考了哲學專業。我當時很爲難，急中生智就回答了他這麽一句話。事後想想，我確實也不是在敷衍他。其實，孩子一旦發問，本來就離哲學不

遠，因爲發問是出於求知慾，而求知慾是源於愛智慧的心。只不過大人們常常根據自己已經掌握的（分門別類的）知識給孩子作出解答，使求知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滿足，孩子有時候就不再追問了。

但是，倘若有一個孩子不依不饒，一連串爲什麼追問下去，而大人又不想馬馬虎虎的話，那問題就常常會變成一個哲學問題了。比方說吧，我兒子就曾經問過我："地球是圓的，那人爲什麼不會掉到天空裏去？"這問題聽上去好像有點"傻"，實際上卻與大科學家牛頓（Issac Newton）當年坐在蘋果樹下提的是同一個問題。牛頓的問題是："蘋果熟了爲什麼會掉到地上？"這問題當然也就是在問："它爲什麼不掉到天空裏去？"就是從這個問題想起，牛頓發明了萬有引力學說。我也是根據牛頓的這個發明對兒子作了解答："那是因爲地球有引力。""什麼是引力？""引力就是把你給吸住、拽住的力。""可是，爲什麼會有引力？"這一下可把我給難住了，因爲牛頓只告訴我們：凡有質量的物體相互之間都存在着引力，卻從來沒解釋過爲什麼會存在引力。他是個物理學家，大概會認爲這個問題已超出了物理學的範圍。但是，這不等於說，這個問題純粹是一個傻問題，不值得人們認眞想一想。

我們現在把問題換一個提法：各種物體之間爲什麼剛好是有引力而不是沒有引力呢？或者，這個世界爲什麼剛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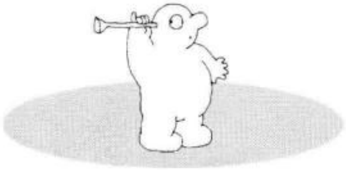


你要是一直驚奇下去，你就有可能成為一位哲學家了。

這樣子而不是另一個樣子呢？大人一急，就常會說："我怎麽知道呢？這世界又不是我造的！"而一個哲學家（一個大孩子）這時候卻會說："我知道這世界不是你造的，也不是我造的。可是，它偏偏像這個樣子而不是像另一個樣子地存在着，你就一點兒不覺得奇怪麽？"你看，一個孩子的問題就這樣和一個哲學家的問題合而爲一了。共同點是在哪裏呢？是在"驚奇"，止不住的驚奇。古希臘有位哲學家說過："驚奇是學問之父。"驚奇要是止不住，哲學活動就勢在必然地會發生。

說到底，哲學其實不是一種（分門別類的）知識，而是永遠在活動着的思想。你仔細體會一下就能知道，一旦你感到驚奇，你就開始有發問的衝動，也就開始了獨自探索的思想活動。驚奇不止，發問的衝動和思想的活動就不會停止。

你要是一直驚奇下去，你就有可能成爲一位哲學家了。



第二個問題:
哲學家們想些什麼問題?

上篇: 關於這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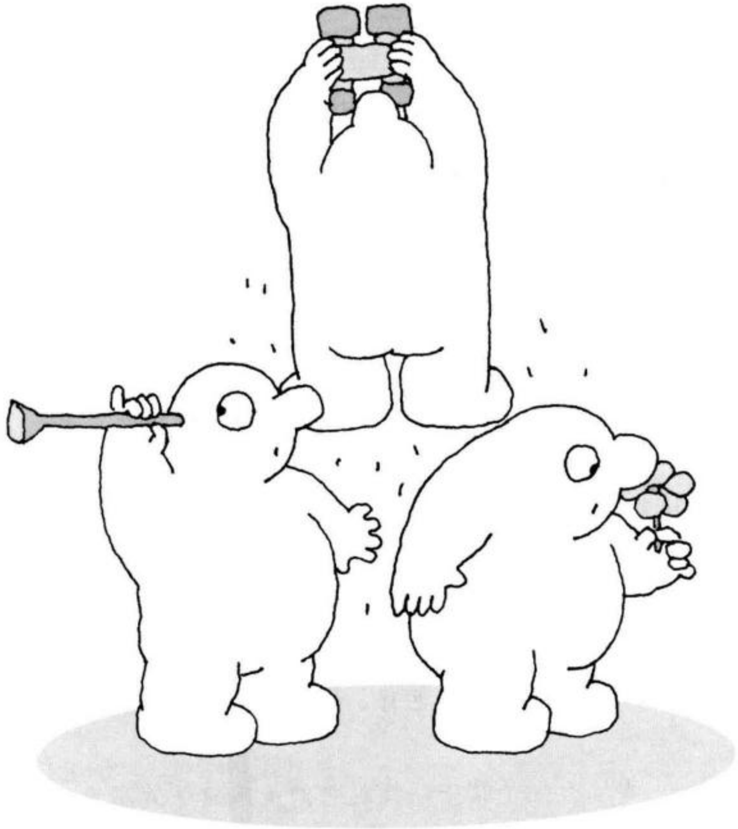
我說過，哲學家們都像大孩子，他們想的問題其實和你想的問題很相似。你與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止不住的驚奇。不同的地方則在於，他們大都已經學到了很多知識，往往比一般大人學到的還要多。學到了這麼多知識還在驚奇，你長大了就不一定會是這樣。

首先讓你和哲學家們感到驚奇的是這個世界和這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比如:

蝴蝶據說天生是色盲，那它們為什麼會有那麼漂亮的斑紋?

蝙蝠天生是瞎子，據說它們是用超聲波感覺到洞中岩壁的存在的，那它們感覺到的岩壁會和我們看到的岩壁一樣麼? 如果不一樣，那麼岩壁的真正的樣子到底是像蝙蝠感覺到的那樣，還是我們看到的那樣?

天上的星星有些隔我們很遠很遠，據說從它們發出的光要走幾十萬年甚至幾百萬年才能到達地球，進入我們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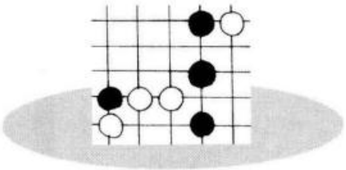
許多哲學家對世界很感興趣。

裏，也就是說，我們看見的只是它們幾十萬年前甚至幾百萬年前的樣子。也許星星已經消失了，我們卻還能看見它們，而星星還存在着的時候，我們卻都看不見。那麼，說它們存在或不存在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世上從來沒有龍，可我們卻知道龍是一種什麼東西，一個從來不存在的東西怎麼又會是個什麼東西呢? ……

這些問題一直追問下去，人就不得不進入哲學思考了。

不過，從你發問到哲學家發問有時候還是有一段距離的，我們不妨來試着走過這段距離。爲了做到這一點，我假想你正跟一個大人坐在一塊兒聊天，不斷地對他提出問題。而我呢? 其實也坐在你旁邊，忍不住時就會插起嘴來。對了，這個大人叫什麼名字來着? 反正是假想的，我們就胡亂給他取個名吧，比如說，就按撲克牌叫他K先生，同意了?



一還是多：從一張紙說起

拿一張紙來，這紙既沒有孔又沒有縫。你想用什麼東西穿過這張紙（比如用針），除了戳破它就沒有別的辦法。可是，如果你在這張紙上滴一滴水，一會兒功夫，紙的兩面就都濕了。這時候你就問：爲什麼水能穿透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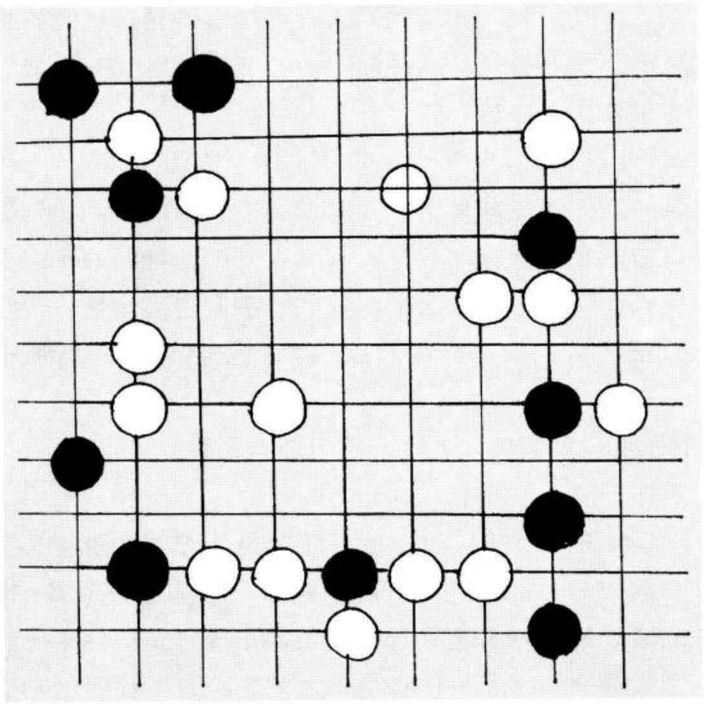
K先生學過物理學，這個問題難不倒他，他說：任何物質都是由分子組成的。水分子比構成紙的分子（紙不是單純由一種分子組成）之間的距離要小，所以它們就鑽過去了。

你開始感到驚奇：這麼說，整張的紙其實不是一整張，它中間實際上有許多小孔麼?

回答說：是的，只不過這些小孔太小，你的眼睛看不見而已。

你更加驚奇了：如果這張紙有許多小孔，那我面前的桌子，我對面的窗玻璃，還有工廠裏的那些大鐵板恐怕都有許多小孔吧? 你想，它們不也是由分子組成，分子之間不也是有距離的麼?

回答又是肯定的。



事物間暗中都有着聯繫。

你顯然是個喜歡想事的孩子，以下聯想在你那裏很快就產生了：那就是說，如果我們的眼睛能看得見，我們看到的這張紙就不是一整張，而是數不清的、彼此之間有距離的小顆粒在那裏呆着或者動着？

K先生高興了：對呀，你眞是個聰明的孩子。

這一回你眞是驚呆了，因爲你突然想到：我們看到天上的星星彼此相隔很遠，可是，假如有一個比我們的宇宙還要大的巨人從宇宙之外看過來，我們的宇宙會不會是一個既沒有孔又沒有縫的實心球呢？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張紙一樣？

K先生有點猶豫，他說：不可能有這種巨人。

可你不依：假比嘛，假比有呢？

K先生想了一想，說：很可能會是像你想的那樣。據我所知，構成分子的是原子，原子與原子之間也有距離。構成原子的又是原子核和圍繞原子核旋轉的電子。一個原子就很像一個太陽系，而原子核和電子之間的距離（相對於它們自身的大小來說）其實比太陽與地球之間的距離還要大。可我們就根本看不到原子核與電子之間空着的那段距離。

我插嘴了：古希臘有個叫巴門尼德（Parmenides）的哲學家就說過，如果我們的思想能直觀整個存在（也就是把整個宇宙放在我們對面來看），我們看到的存在就是一個大球。聽見了沒有？你提的問題哲學家們想過。還有，近代荷

蘭哲學家斯賓諾莎（Benedict Spinoza）也曾經這樣來想這個問題：假如我們的紅血球（你知道，我們身上的血液是由許許多多紅血球和白血球組成的）上生活着一些能看能想的微小生物，在它們眼裏，其他紅血球和白血球會不會像是一些紅色或白色的星球呢？斯賓諾莎從這種想像裏看到了許多哲學問題，我想先提出其中的一個。按照哲學家們的表述就是：世界是一還是多？如果只聽這句話，肯定會覺得又枯燥又難懂，可是順着剛才的思路想，這問題就有幾分有趣了。你可以把問題換成：宇宙是由許多星球連成的一個整體呢？還是一羣互不相連、互不相干的星球呢？

現在你可以說：哲學家想過的問題我也想過。

本質與現象：像什麼樣子?

你好像不太滿意我插嘴說了那麼多，打斷了你的問題。你又說：我們看到的宇宙是一個樣子，那位巨人看到的又是另一個樣子，哪一種樣子才是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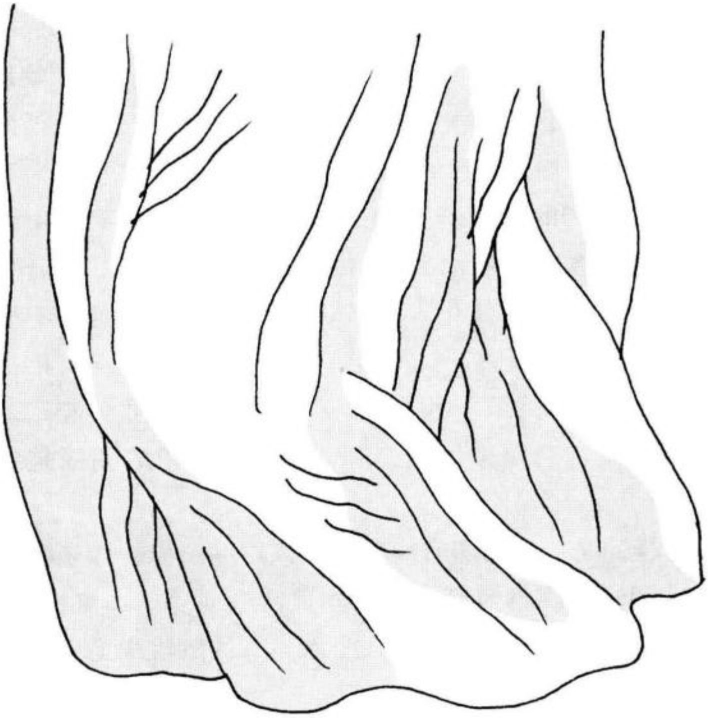
K先生說：我不知道哪一種是眞的，因爲我不知道世界本來是什麼樣子。

你眼睛一亮，覺得這回問題要問到點子上了：你是不是說，世界有一種本來的樣子?

K先生倒好像沒覺得這問題有多重要，他漫不經心地說：應該有吧，它總不會什麼樣子都沒有吧?

你於是急不可待：那麼，會不會有一種眼睛，能看到世界的本來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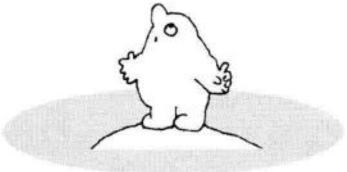
我看出你的問題其實離哲學只有一步之遠了，我說：哲學家們就是想知道世界本來是什麼樣子。他們的問題是，世界的本質是什麼？他們之所以選擇了“本質”這個詞，我想是因爲“樣子”這個詞太多地與我們的眼睛連在一起。世界上有那麼多種不同的眼睛，用眼睛看時又有那麼多種不同的



世界的幕後好像有點什麼東西。

角度，看到的“樣子”肯定會千差萬別。哪一種樣子是眞的，的確非常難以判斷。比方說吧，蝙蝠所感覺到的岩壁和我們所看到的岩壁在“樣子”上肯定很不相同，但無論是蝙蝠還是我們都不會把岩壁誤認爲是（比如說）棉花，否則早就會碰得頭破血流。我的意思是說，任何一種“樣子”都不會只是由我們的感覺器官造出來的，它畢竟是某種東西的“樣子”，肯定與那種東西的性質有關。“樣子”隨着眼睛構造的不同而千變萬化，“性質”卻是不變的。這種不變的性質就被稱爲“本質”。而那些千變萬化的“樣子”則被哲學家們稱爲“現象”。因此，與“世界的本質是什麼”這一問題相關聯，哲學家們還追問“本質與現象的關係是怎樣的”。

有趣的是，古希臘有幾位哲學家在問這樣的問題時最接近你的問法，因爲他們幾乎把本質就看成了“本來樣子”。他們有的人把世界的本質說成是水，有的則說成是火，其他東西全都是水或火變化了的樣子。



可知還是不可知：有沒有這樣一種眼睛？

你也不耐煩了，說：可是我剛才提的問題你們還沒有回答呢！我是問，會不會有一種眼睛能看到世界的本來樣子？

K先生這一回搶着回答了：不大可能有這種眼睛吧。你想想，這種眼睛的構造會有多複雜，它既要像天文望遠鏡，又要像顯微鏡，還要像X光透視儀……我們沒法想像有什麼眼睛能同時具備這麼多功能，因爲在構造上它們會互相衝突。

你當然不能滿意這種回答，你說：我不是問會不會有一種眼睛能同時看到用不同眼睛看到的各種樣子。比方說吧，在一個哈哈鏡展廳裏如果放有一面平常的鏡子，我們難道不會認爲那面平常鏡子裏的形象就是我們自己的本來樣子？在各種動物眼裏，世界有各種樣子，可是其中有一種卻是它的本來樣子，這不可能麼？

K先生說：你這麼講，我倒不敢斬釘截鐵地說一個“不”字了。不過，問題也許在於，人的眼睛好像並不恰好就是這種眼睛。前面已經說過，你看到的紙是一整紙，但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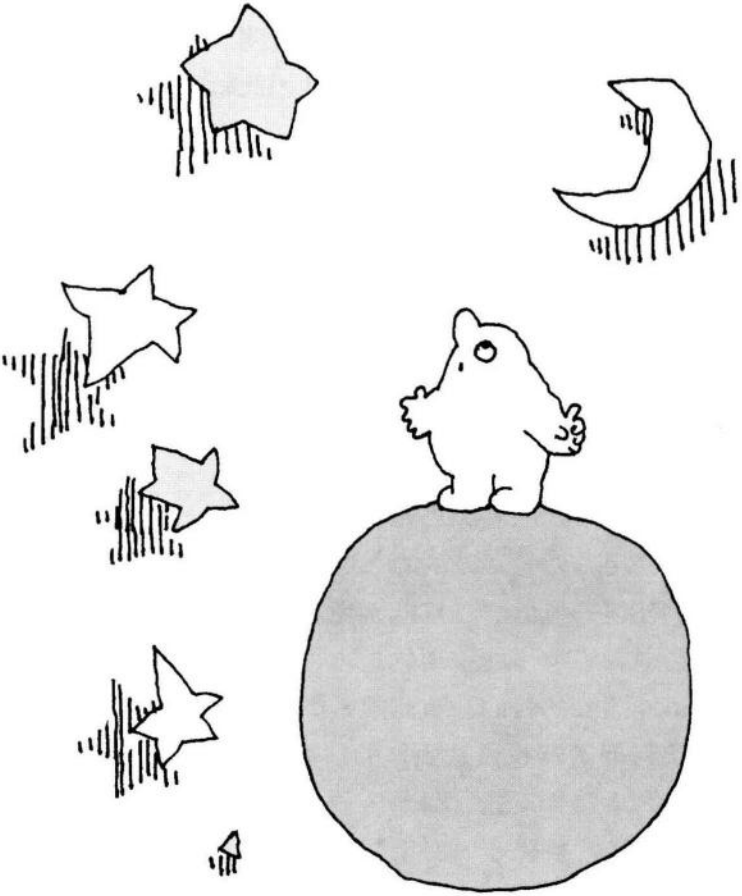
實它卻有許多小孔。所以，從古到今流傳着許多神話，說神怪的眼睛能看到人所看不到的東西，識破人所不能識破的假相。你想想眞假美猴王的故事就能明白了。這個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是，眞假猴王最後打到如來佛面前時，如來佛根本不是用眼睛辨認他們的眞假的，他心裏早就知道了。

這一回你可興奮了：我就是這個意思！不一定非得用眼睛看不可，我說眼睛也只是打個比方。我想問的其實是我們是不是能知道世界的本質（你剛剛學會用這個詞）？

好傢伙！這一回你提的問題簡直就跟哲學家的說法一模一樣了！我忍不住讚嘆道。

你繼續興奮地說：我看不出紙上有許多小孔，可是科學家就讓我知道了這一點。神話故事裏說只有神才能知道的東西，才能辨別的眞假，現在人依靠科學都能辦到了，有些比神話裏還神。比如說，天文望遠鏡就比傳說中的千里眼要看得遠，而且是遠得多。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掌握了科學方法的人已經具有看到世界眞面目的“眼睛”了呢？

你已經直接了當地提出了哲學問題，我就不能保持沉默了。“世界究竟可知還是不可知？”這是近代哲學家最爲關心的一個問題。原因恰恰是因爲近代以來科學高速發展，人類取得了太多知識的緣故。知識從來就有眞有假，把假猴王誤認作眞猴王的事經常會發生。知識多了，辨別眞假知識的需要就更爲迫切。不僅如此，近代科學知識的增長使得人類



神秘不可知。

的自信心也在空前增長，有好長一段時間人們不僅覺得人類有能力逼得世界“原形畢露”，而且因此就有能力控制這個世界，成爲世界的主人。

這就引起一些哲學家的懷疑與憂慮：我們眞的有這樣的能力麼？就說科學方法吧，一般人總相信：只要嚴格地依照科學方法就能取得眞知識。可是科學方法並不僅僅意味着正確地使用精密儀器，還需要正確地使用我們的感覺與思維，因爲你必須用眼、耳、鼻等等感覺器官來觀察，還必須依靠思維活動來作出分析、歸納、綜合等等，才能得出結論。什麼叫正確使用呢？科學儀器是人造的，人可以規定它們得到正確使用的方法；感覺與思維都不是人造的，人怎麼可能知道哪一種使用方法是正確的呢？還有，科學儀器的功能總是有限的，任何一種儀器都只能適用於一種或幾種目的，感覺與思維難道就沒有不能適用的地方？或者說，感覺與思維就沒有不可能達到的目的？我是說，感覺與思維自身也許就有缺陷，用科學儀器也沒法彌補的缺陷。尤其對於思維來說更是如此，因爲迄今爲止，科學儀器一般只是在彌補感覺器官的缺陷。最後，科學儀器必須經常受到檢驗，即便如此，也還常有出錯的時候。那麼，感覺與思維呢？我們檢驗過它們嗎？如果要檢驗，該用什麼樣的方法去檢驗呢？

哲學家們打定主意，要從根本上來檢查一下我們的感覺與思維，也就是我們所擁有的認識能力。他們當中大多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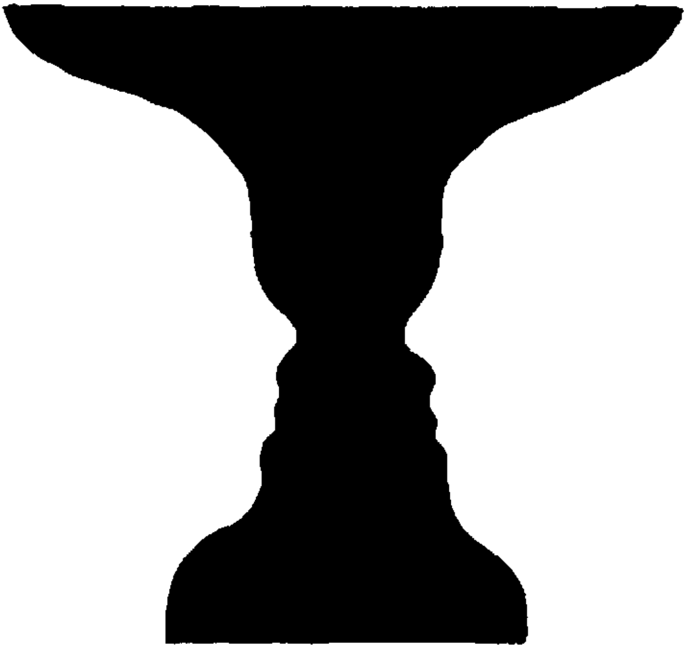
都不能同意這世界根本不可知的看法，但他們也很少有人認爲人類有能力徹底、完全地認識這個世界。因此，他們大多把注意力放在人類認識能力的限度這一點上。他們的問題是：什麼叫知識？什麼樣的知識是眞知識？在什麼樣的範圍內人可以取得眞知識等等。應該指出的是，當代科學家中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談到了科學本身的限度。

有與無：想一想"太空"

你大概覺得我已經把問題扯得太遠了。你寧願回到我們的出發點，那裏還有許多疑問哩。於是你又問：一張紙，如果不是像我們看到的那樣是一整張，而是像我們知道的那樣有許多小孔，而且，由於原子核與電子之間的距離是那麼大，它實際存在的情況就不僅僅是有一些小孔的問題了，倒恐怕是空着的部分比有東西的部分還要大呢。反過來再看看宇宙太空就知道了，空着的部分不是比有東西的部分大得多麼？

K先生覺得你的想法很有意思，但他不明白你想問的是什麼，我也有點不明白。

你急了：空着的部分這麼大，我們怎麼還能說有一張紙，有一個世界呢？你想想，所有的星球說到底都是由彼此距離很大的原子核和電子組成，而原子核和電子中間也許還有空着的部分，它們也不見得是絕對實心的小球呀。要是我們能看見所有這些空着的部分，整個宇宙不就是空茫茫的一片，至多只有丁丁點點、稀稀疏疏的小顆粒了嗎？可是，這



什麼是實？什麼是空？

張紙又明明白白地擺在我面前，我還可以在上面寫字哩。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你說呀！

K先生覺得你想得太玄了，不知該對你說什麼才好。我卻看得出來，你已經不是在提問題，而是在表達你的驚奇了。哲學家們把你的驚奇表達爲：存在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通常愛把存在理解爲佔據了空間，而且是滿滿實實地佔據了空間。什麼地方空着，我們就會說：那裏沒有任何東西，也就是不存在任何東西。但有時候我們會說，有一個宇宙太空，這裏的“有”又是什麼意思呢？實際上，我們說宇宙存在着的時候，總是包含了太空存在着的意思，而且更多的時候是把宇宙看作太空的。舉一個例子就清楚了，我們常常把想像中的外星人叫作太空人而不是宇宙人。然而，如果太空是“存在”，那麼，不存在、沒有又是什麼意思呢？當然，哲學家們對存在表示驚奇並追問存在的意義時，他們想到的方方面面比我現在說的要多得多，最重要的一條是他們更多地想到了時間。

時間是一個使哲學家們更爲頭疼的問題，但說起來太複雜，我就不去說它。好在“條條大路通羅馬”，我的任務只是選一條路把你帶到羅馬城。至於羅馬城裏都有些什麼，我把你交給另一個導遊先生，讓他去告訴你吧（有另一個大人在給你寫另一本書哩！）。

生與滅：碰了一下"時間"

你卻不急於進羅馬城，倒好像寧願把通向羅馬的道路都走一遍。一個新的問題又從你嘴裏冒出來了：我現在一把火把眼前這張紙燒了，這張紙就再也不存在了。可是，老師告訴我們說，有一個定律叫物質不滅定律，那意思是不是說，這張紙裏的原子並不會因爲這把火就再也沒有了呢?

我發覺你已經盯上我了，提問題都不再對着K先生提。我回答說：你的理解完全正確，這張紙中的所有原子，一個也不會消失。

你笑了，覺得我已經落入你的圈套：這豈不是證明，眞正存在着的只有原子，而決不是這張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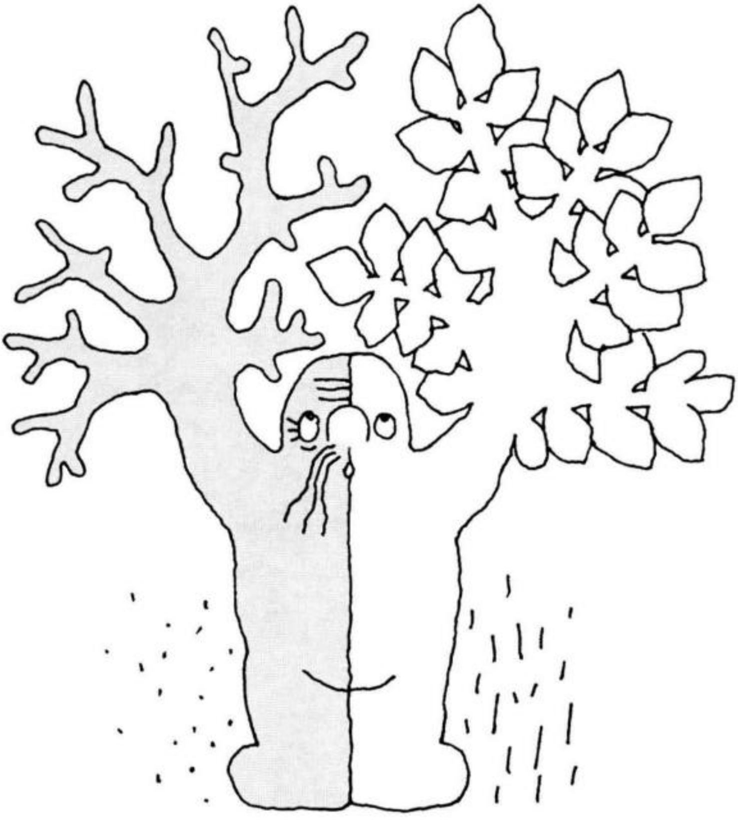
我有點慌了：話可不能說得這麼武斷。的確有一派哲學家的主張與你的講法相似（小傢伙，你可別得意！），例如古希臘的哲學家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就提出過原子論。不過，你的說法好像包含了一種假定：只有不生不滅也即佔據了全部時間的東西才是眞正存在的。爲了把事情說得更清楚些，我想我得給你講講哲學家們關心的另一個問題，

那就是：什麼是實在？

實在這個詞的意思，簡單講就是你所說的“眞正存在的”。如果說只有不生不滅的東西才是實在的，那就至少還有一樣東西跟原子一樣實在，我說的是這整個世界。你說這整個世界是由原子組成的，當然沒有錯。可是，我們已經說過，原子組成世界的方式可能有兩種：一種是彼此毫不相干地堆在一起，相互之間沒有任何關係，這世界於是就好像是一個萬花筒，本來只有一堆碎玻璃，我們卻把它看成了一朵花；另一種可能是原子與原子之間確實有這樣或那樣的關係，於是形成一個有結構的整體，這世界就有可能眞是一朵花（說它是花當然是比喻）。如果眞實的情況是後一種，說世界整體是實在的就沒有錯。而且，那各種各樣的（原子之間的）關係是不是也是實在的呢？要知道，哪裏有原子，哪裏就有原子之間的關係。我這樣說怕是要把問題搞複雜了，但這不能怪我，是你逼的，因爲你說話的方式已經太像一個小哲學家了。

你沒有理會我的恭維，卻狡猾地笑了：你剛才說的，是另外一些哲學家的看法？（我點了點頭）那麼，你自己的看法呢？你能同意我的說法麼？

我略微平靜了一些：我恐怕也不能同意你的說法。打個比方說吧，我已經活了40多年，如果有人告訴我說，我其實從來沒有眞正存在過，我只是我身體內所有原子活動的一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個場所而已，你說我能不能相信他?

你開心地大笑：我其實也是這麼想的。只不過你講的哲學有些讓我害怕，覺得好像什麼東西都變得不是眞的了。

我已經完全平靜了：哲學的第一個任務恰好是要把握住“眞”。追問“什麼是本質”“什麼是實在”都是在追問“什麼是眞”。

到現在爲止，我一直只是在給你講哲學家關於世界、關於宇宙的思考。就彷彿哲學家們把整個世界放在自己對面來看、來想。但實際上哲學家們卻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的，這一點好像被我忽略了。其實我是故意的。我的想法是，一旦考慮到哲學家們就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我就該給你講哲學家們關心的另一個方面的問題了。或者應該更正確地說，該給你講哲學家們思考問題的另一種角度。在這種角度上，哲學家們不能忘記的一件事是：他們是人，是有生有死的人。而這些問題將在下一篇中再講。

你又回到了孩子的狀態，不再像一個小哲學家了：你是說，關於世界、關於宇宙的哲學問題你已經講完了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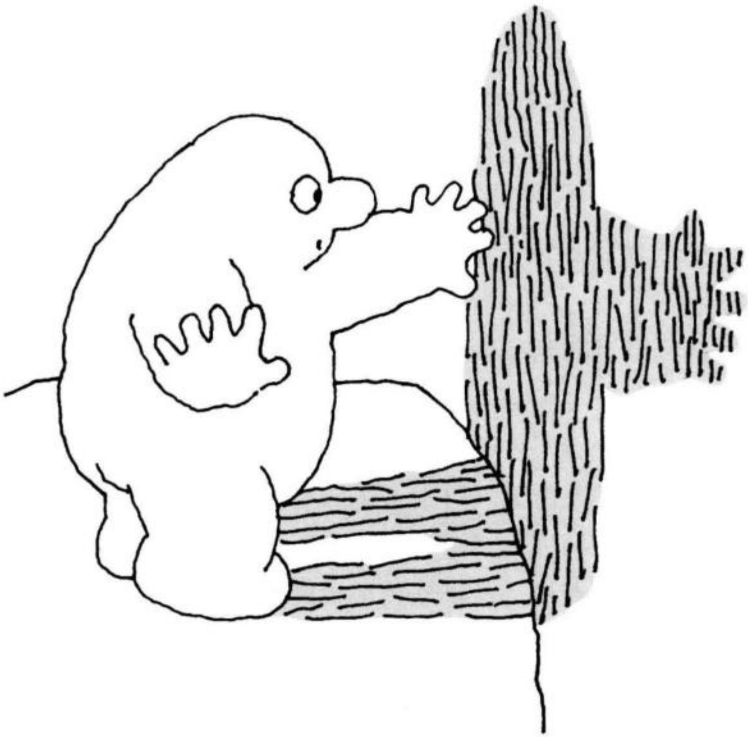
我回答說：當然遠遠沒有講完。我只是說了哲學家們關心的幾個重要問題，讓你對哲學家們到底在想什麼有個初步的了解。與這些問題相關聯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有些是你想過的，有些你還沒想過，還有一些是你必須學到一些知識之後才有可能想到的。

下篇：關於我們自己

從現在起，我要給你講第二組問題，這一組問題都與人有關。

前面講過，哲學家們把世界放在自己對面時，他們總是驚奇不已，提了好多你也想過的問題。但當他們想起自己也活在世界之中時，就不僅僅是感到驚奇了，有時候他們還會覺得苦惱。這種苦惱，許多大人都會有，因爲大人們煩心的事情比較多，時常會鬧不明白："人活着到底爲了什麼?" 只不過一般大人來不及細想，他們總是想辦法自我排遣，比如打打牌、喝喝酒、看看電視什麼的，然後便繼續忙他們的去了。煩心的事情過去了，開心了，也就更不會去想了。

哲學家們卻不同，他們逮住了這個問題就不放手，又開始"打破砂鍋問到底"。所以，有哲學家說："哲學是苦悶意識的產物。" 這話你現在聽上去有些深奧，因爲你還不明白人活着幹嘛會覺着苦悶。但是，哲學家們（還有其他一些大人）並不是在自尋煩惱。相反，有許多哲學家都是非常達觀的，他們像你一樣熱愛生活，覺得活着眞好。但他們是愛



想要結識自己。

智慧的，往往認爲有智慧地活着比糊裏糊塗地活着更好。因此，他們不僅僅想弄清楚世界的眞實面目，也想弄清楚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眞實意義。許多哲學家認爲，弄清後一個問題比弄清前一個問題更困難也更重要，也更需要智慧。於是，“認識你自己”這條古訓就成了許多哲學家終生努力的目標。

在這一點上，你與哲學家的距離就要大一些了。你的眼睛此刻還是向外看的，看世界（世界眞奇妙！）都還來不及呢，哪有時間琢磨自己？而且，你有一個長長的未來，你自己在未來會是什麼樣兒，現在你哪能知道？再有就是，你的吃穿住行有爸爸媽媽操心，你很少有煩惱，也就用不着多想自己。不過，要讓你懂得哲學家們在這件事情上都想了哪些問題也並不是太難，因爲有些問題在你心裏至少是閃現過的。讓我們來試一試，但這回我不準備再請K先生幫忙，而是改由我來問你。

人是什麼：這一回從星空說起

我有個朋友告訴過我，在他 9 歲的那一年，一個夏天的晚上，他在翠湖公園（他是昆明人）玩累了，躺在湖邊的草地上仰望星空，心裏忽然一動。他說："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心裏那一動，我覺得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了思想。"我也是從小就喜歡仰望星空，而且也有過"心裏忽然一動"的體會。你呢？

"心裏忽然一動"的時刻，你就不再想鬧、不再想跳，甚至不再想講話了。用大人們的話說，你的心情就變得嚴肅起來。要是你從來沒有過這種體會，不妨找一個夜晚試試，當然最好是獨自一人，在一個安靜一點的地方。沒有機會試也關係不大，現在我們可以開始想像。假想你現在正站在月球上，看見了一個比我們在地球上看見的月亮要大好幾倍的藍色星球，那就是我們的地球。我要問你的是，你覺得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你不假思索地說：那肯定是太漂亮了！

我提醒你注意：月球上現在只有你一個人。

你笑了：那我可能會害怕。

那好，我繼續說下去。現在讓我們再假想你坐着宇宙飛船在太空中航行。你這才發覺，整個宇宙其實安靜得可怕。"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那只是我們站在地球上而且是站在人羣中的一種感覺。太空中那些巨大的星球其實是荒涼無比，而且是毫無聲息地在運行着（想想看，要是星星轉動能發出聲響，會比火車發出的聲響大多少倍？）。只有我們那個小小的地球上有點兒熱鬧。實際上，地球上熱鬧的地方也只是星星點點地分佈在陸地上，幾公里才有一個村莊，幾十公里才有一個城市，何況還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荒山和沙漠。海洋就不用說了，它們佔了地球表面積的三分之二以上！你坐在飛船上這樣看、這樣想的時候，你會不會覺得，人其實十分渺小？還有，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發現其他星球上有生命現象，你不覺得人類在這個宇宙中顯得十分孤單？

你說：我可能會這樣感覺。可是，我不明白你對我說這些是什麼意思？

讓我慢慢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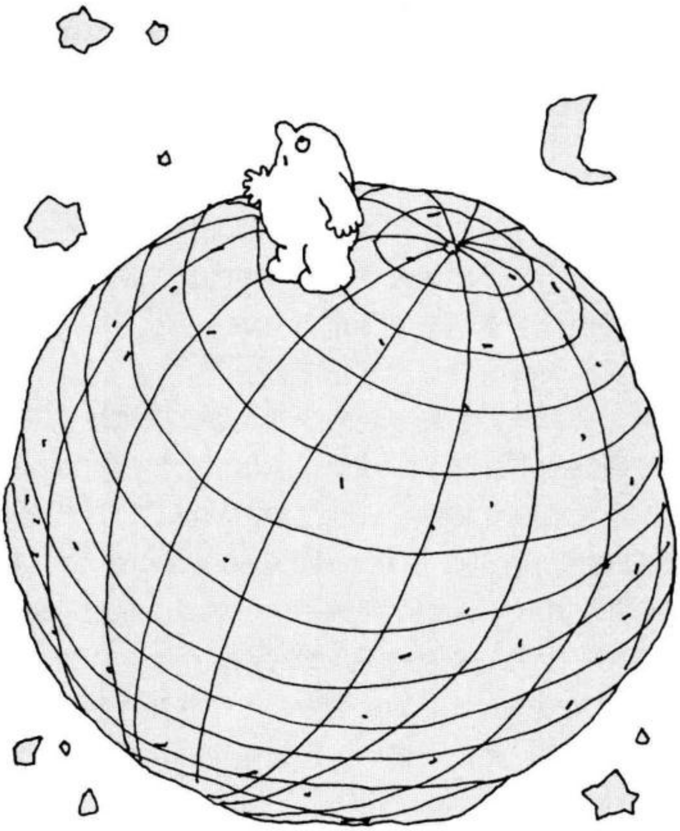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來想想那些曾經在地球上威風一時的恐龍，它們的絕迹至今還是一個謎。有科學家猜測，極有可能是因爲有什麼天體撞擊了地球，造成了恐龍的滅頂之災。且不管造成恐龍滅絕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吧，恐龍不再存在了總是個事

實。如果恐龍會思想，它們就有可能想不通：旣然要讓我們滅亡，當初又何必讓我們那樣繁榮昌盛？用人們愛發的感嘆來表達恐龍的想法，那就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你也許會插話說：可是，這不是誰讓誰不讓的問題，碰巧有個彗星撞上了地球，又不是誰故意安排的！我要告訴你的卻是：恰恰是這個“碰巧”讓恐龍想不通。它們會說：你的意思是說，在這個宇宙中“碰巧”就有了我們，“碰巧”就又沒有了我們，我們的存在與否對這個宇宙來說是完全無所謂的？假定你自己就是一頭恐龍，這樣想時你會不會覺得傷心，覺得“活着眞沒什麼勁”？

對於會思想的動物來說，追問爲什麼是一種最爲頑固的衝動。這種追問，很多時候並不是想知道事情發生的直接原因，而是想知道事情發生的意義。所謂意義，就是對某種目標所具有的作用與價值。比如說，你要是告訴恐龍，讓你們滅亡是爲了給一種更高級、更有發展前途的動物（哺乳動物）騰出地盤來，它們也許就會覺得自己的犧牲是有代價的。值得，於是也就想通了。可是你現在卻告訴它們說，你們滅亡的原因只是因爲有一顆彗星偶然與地球相撞，根本不是爲了什麼。你想它們會有什麼感覺？它們會突然意識到：原來它們的存在也純屬偶然，毫無意義和價值。

你終於忍不住了：可是恐龍其實並不會思想呀！

說得對！我只是在打個比方。如果有一天突然又有一顆



假如你是唯一的人。

彗星什麼的撞擊了地球，人類也因此滅絕了（這不是絕對不可能的吧？），你會怎麼想？你總不能說，因爲人類有思想，所以就變得比恐龍貴重，而各種天體就都會小心翼翼地繞開地球，不去碰它撞它吧？想像這樣的事情眞的發生了，你會不會覺得人類的生存其實跟恐龍沒什麼兩樣？偶然在地球上出現了，又偶然消失了，太空中的星球卻依舊在沉默中運行，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

你突然大喊一聲：我不相信！

你這一聲喊，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因爲我也不願意相信。可是我卻不能馬上附和你，因爲信念不能完全等同於思想。人類曾經一度相信，大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環繞着它旋轉。直到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發明了“日心說”之後，人們才開始相信，事實上是地球環繞着太陽在旋轉，太陽系又遠遠不是銀河系的中心，而銀河系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星系。如此看來，地球只是在宇宙的一個並不起眼的角落。原先人們以爲大地是中心，無非是因爲人們自己生存在大地上。

你開始有點兒“苦惱”了：那就是說，人類出現在地球上恐怕眞正只是一個很偶然的事件，我們相信自己的生存有價值、有意義只是我們自己的一種錯覺，或者說只是我們自己在騙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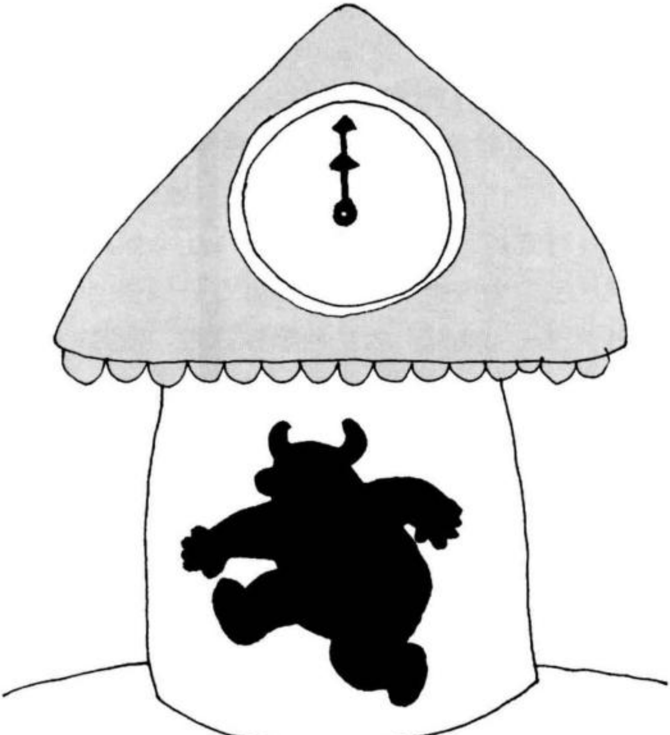
我沒有這樣下結論。我們對世界和宇宙的了解其實還十

分有限，要下任何結論也許都嫌太早。從另一種角度看，我們的“信念”也並非完全沒有根據。試想，當你坐着宇宙飛船在茫茫太空中穿梭飛行時，除了感覺到人類和自己的渺小、孤單以外，你也許同時也會驚嘆：竟然會有那麼一個藍色的星球，有空氣、有水，而且產生了生命與人類！

的確，宇宙中產生了生命簡直就是一個奇迹，產生了精神現象就更是一個奇迹。對於科學家來說，這是一個比恐龍滅絕更大的謎。對於哲學家來說，其神秘之處則在於，世界的一部分（雖然是極小的部分）居然能感覺到、意識到並且認識到其他部分的存在與性質，實際上還感覺到、意識到並且認識到它們自己的存在與性質。我們爲什麼不可以據此認爲：這是宇宙自己在認識自己?

再想想人類歷史，人類由於擁有認識世界的能力而似乎有了某種方向，也就是說，人類似乎正朝着某個方向進步與發展。最早，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羣互相之間並沒有什麼來往，但每一羣人都學會了用火、製陶、製造和使用各種石器、煉鐵、養鷄養狗、種莊稼……而且每一羣人都有自己的語言（都會說話），所有這一切都會使人想起，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巧作安排，你不覺得是這樣? 從這種觀點看，人類的出現就不像是盲目偶然的，倒很可能是出於某種我們現在還不明白的“設計”。當然，這只是一種猜測。

你又不能相信我了：你是說，當眞有神存在?



0點的鬼走路十分小心
他害怕摔跟頭變成了人
——顧城

我也沒給出這樣的結論。我只是說，人類以及人類意識和精神的產生是一個很神秘的事件，其中必然有一些我們還弄不清楚的道理在。神秘的事件不一定就與神有關，比如“天外來客”就很神秘。我們不妨大膽地猜想一下，人類的產生會不會是由於某種外星人在地球上做了一次生物遺傳工程的實驗呢?

你更“苦惱”了：要眞是這樣，那人類的命運就更悲慘了，成了實驗品，成了工具，還談什麼價值和意義?!

這一回我眞該安慰你了。我說的只是猜想。我的意思是，當我們對一件事沒有取得確切知識時，我們沒有理由限制自己的想像，並根據想像發問。哲學家們大都是想像力很強的人，面對着對人類處境和命運的種種猜想，他們問：人是什麼?進一步的追問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有一種就是：人是偶然生存於茫茫宇宙中一個角落上的渺小生物呢?還是我們通常相信的那樣，人乃是萬物之靈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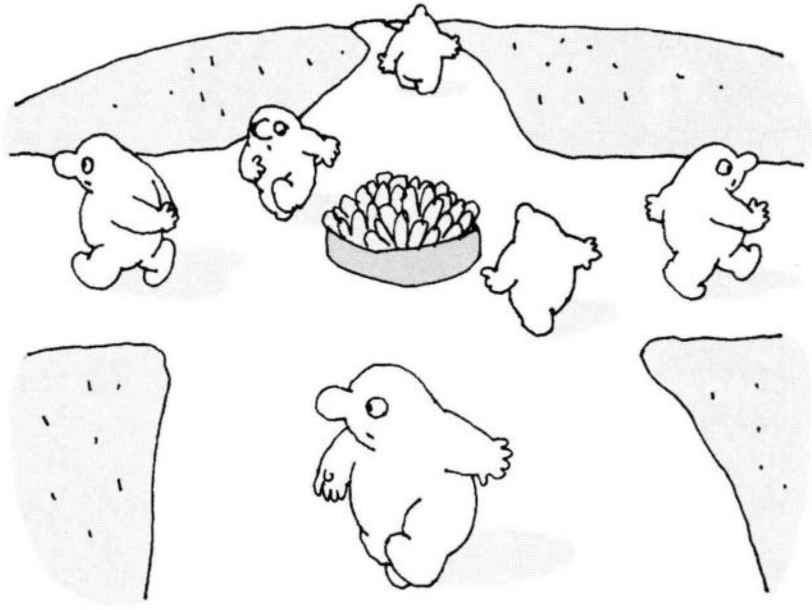
人生的意義：生命只有一次

我年輕的時候常常在山間小路上獨自行走。前無村，後無店，那些山路上往往一個人也沒有。偶爾遇見一個人，彼此對看一眼，然後便擦肩而過，各走各的路，從此再也沒見過面。走在路上遇見陌生人，這當然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可是，有一次我竟然停了下來，望着對方遠去的背影想了好半天，想出一連串“傻”問題來：他是誰？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過去我不認識他，今後也可能永遠不會認識他，那爲什麼他會與我相遇？爲什麼是在這裏（而不是在別處）相遇？又爲什麼是在今天（而不是別的時間）相遇？爲什麼他遇見的偏偏是我（而不是別人）？爲什麼我遇見的又偏偏是他（而不是別人）？

你噗哧一聲笑了：這些問題誰能答得上來呀？

這些問題確實是誰也答不上來，可是卻並不好笑。生活不同於電視、電影，最主要的一點就在於生活不那麼富於戲劇性。比如說，如果你在電視或電影裏看見了兩個人在山路上相遇，你就會相信，這兩個人在接下來的情節中必定還會



路雖相通，人不相逢。

再次相遇，或者成爲敵人，或者成爲朋友。也就是說，你相信他們的相遇決不是無緣無故的，否則這個鏡頭就會成了毫無必要的鏡頭，導演一定會删去。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情況就往往不是這樣。你與許許多多的人相遇後又分開了，全都是無緣無故的。以後你活你的，他過他的，彼此毫不相干，並且誰也不會惦記誰。但生活中卻不存在一個導演來把這種毫無必要的情節删除。它竟然發生了，卻又跟從來沒發生過幾乎沒有兩樣。德國有句諺語說：“只有一次等於一次也沒有”，說的大致就是這個意思。你當然不能相信這一次相遇實際上從沒發生，但你的確弄不明白它發生了和它沒發生對於你或他的生活有什麼不同影響。也就是說，你弄不明白你們的相遇究竟有什麼意義？

你說了：幹嘛要弄明白這些事的意義？

這樣說也無大錯。但是，你不覺得在我們的生活中像這樣無緣無故（也就是無意義）的事也太多了一些？如果我們生活中的大部分遭遇和經歷都無意義，生活本身是不是還有意義？更重要的是，人人都在說，我們的生命只有一次，那麼，我們的一生是不是也和那次偶然的相遇一樣，有過與從沒有過並無不同？當問題這樣被提出來時，誰還會覺得好笑？

哲學家們追問“人爲什麼活着？”或者“生活的意義是什麼？”時，他們心中牢牢記着的一件事就是：生命只有一

次。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想向你證明，只有一次的人生自有它的價值和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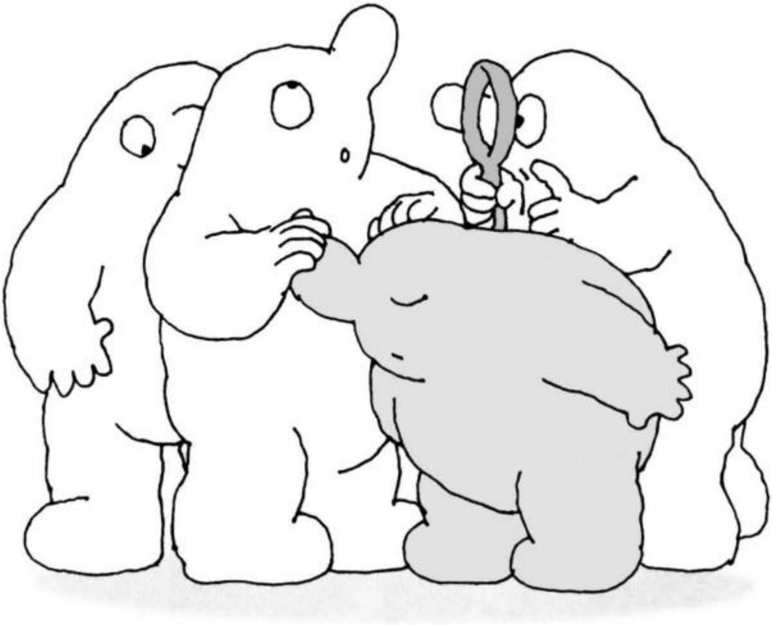
我們是誰：喪失了記憶？

你做過這樣的夢嗎？在夢中你到了一個地方，那地方你好像到過，醒來後卻想不起那地方到底是哪兒。我小時候就經常做這樣的夢。還有一種相反的情況是，我到了一個地方，覺得好像在夢中到過。總而言之，夢境有時候跟眞的一樣，眞事有時候倒恍若夢境。我因此曾產生過一個奇想：眞正的我其實正在別的地方（比如在另一個星球上）做夢，夢見了我在這裏的言行和思想。

這一回你沒有笑我，而只是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你不認爲這種奇想過於荒唐？那太好了。我想告訴你，“人生如夢”是從古至今常有的一種感嘆。

中國古代的哲學家莊周就有過和我類似的想法。有一次他夢見一隻蝴蝶，醒來後覺得有些恍惚，於是他問道：是莊周夢蝶，還是蝶夢莊周？現在讓我們再來想像一下，假如有一個人突然失去了記憶（在電視、電影裏你見過這樣的人），他肯定就會不斷尋思：我是誰？我是從哪兒來的？又要到哪兒去？



我們是什麼東西？

你說：這沒錯，可是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怎麼沒關係？一個喪失記憶的人對過去喪失了記憶，但眼前發生的事他多半還是能記住的。他的時間好像分成了兩段：喪失記憶之前和喪失記憶之後。他記不住前一段時間的事（完全記不得），卻記得住後一段時間的事。再大膽地想一下，我們也有可能全都是些喪失了記憶的人，我們記不住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之前的任何事。換句話說，我們忘了自己原來是誰，從哪兒來又要到哪兒去。你覺得沒有這種可能嗎？哲學家們卻忍不住愛問：我們是誰？有時候他們覺得這個問題比"人是什麼"的問題還要重要。古希臘特爾斐神廟門前的銘文："認識你自己"就含有這一問題，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的名言："知識即是回憶"大概也是與這一問題很有關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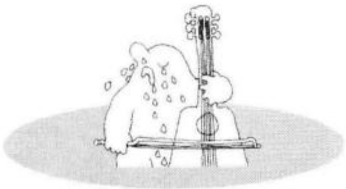
是不用想就自然產生的，所以有人認爲人天生就具有關於善與惡的知識。不過，這種知識卻有一個奇怪的特點。如果只是一般地說說，大家的看法會非常一致：殺人不好，欺騙不好，打架不好，罵人不好……救人好，誠實好，友愛好，有禮貌好……誰都不會反對。但只要一涉及到對具體事情作判斷，好像大家的一致看法就都不作數了，你說這好，他說這不好，你說那不好，他說那就好……爭論不休，而且一爭論就容易動火，變成吵架。你看見過吵架嗎？吵架的人雖然有時會罵得很難聽，但骨子裏總還是讓別人說他是對的、是好的，說對方是不對的、不好的。

還是舉例子說吧。你要是跟人說：打人不好。不會有人跟你爭。可是，你要是對一個正在打人的人說這話，他也許就會對你說：我打的是壞人，有什麼不好？或者說：是他先動的手，莫非我還坐着讓他打不成？你要是再說，他就有可能跟你吵起來，說你偏心，說你不了解情況，說你多管閑事等等。說實在話，要說清楚一件事情的好壞是非，的確不是太容易的事，因此我們的生活中才有那麼多爭吵，而且常常是吵也吵不明白，得請別的人來斷個公道，有時候還要上法庭。你試着給別人斷一回公道，你就會發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你常會被吵糊塗了的。這時候你才明白，我們以爲自己天生就具有的關於善與惡的知識其實是大有疑問的。因此，哲學家們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他們當然

不能一件事一件事地討論，而是從根本上對我們關於善惡的知識進行思考。

哲學家們的問題是：什麼是善？什麼是善的行爲？動機好效果不好的行爲是善的行爲嗎？效果好但動機卻不好的行爲是惡的行爲嗎？如此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們討論這些問題，歸根結底是想知道：人應該怎樣活着？人應該做些什麼以及應該怎樣做？或者說，人應該怎樣做人？事實上，當他們追問“人是什麼？”“我們是誰？”“人生有什麼意義？”等問題時，已經不只是出於驚奇而發問了（這一點我在前面已說過），而同時是出於內心的一種迫切需要，即需要知道“人應該怎樣活着？”和“我應該怎樣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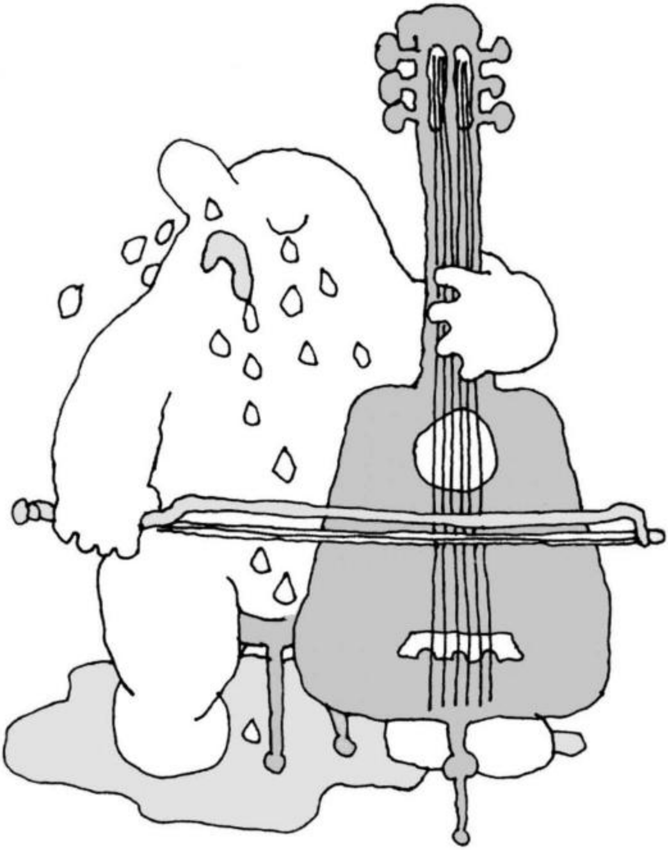
與這些問題相關的一個問題是：什麼是幸福？或者說：什麼樣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



什麼是美：你是否被打動過?

20多年前，我們一伙“知青”住在一座大山上的農舍裏。有一天夜裏我睡不着，輕手輕腳地爬起來，打算到屋外走走。不想一推開房門就“噢呀！”一聲驚呆在門旁。我看見了什麼呢？我看見一輪明晃晃的月亮懸在峯山頂上，半山腰雲霧繚繞，被月光照得銀燦燦的一片。我那一聲喊驚動了同屋的其他人，他們都紛紛起床來到門邊，而每個人的反應都和我一樣，呆住了。最後起來的一位也許是睡得最香的一位，他來到我們身旁往外一看，恍然大悟地說了一聲：“原來是霧！”說完便毫無留戀地回去繼續睡他的覺去了。我們大家當時都覺得很掃興，誰不知道那是霧呢？可是，那些霧、那些山，還有那個月亮，形成了一種景象，卻不是用一個霧字就可以說完了的呀！關鍵還在於那景象在當時引起我們的一種感覺，用通常的話說就是，我們被那景象打動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過類似的體驗。比如被一朵小花、一塊青青的草地、一片朝霞或晚霞打動過？還有大海上的日出、高山上的落日、莽莽蒼蒼的草原、滾滾滔滔的江水……



為藝術哭得跟淚人兒似的。

你急了：你一下子說這麼多，好些地方我還從來沒到過呢。

對不起，我有點激動了。那我再來問你：你讀過或聽過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寫的童話故事麼？你被那些故事打動過麼？舉例說，當你讀到《海的女兒》結尾處那位小人魚化作空氣飄散在大海上空時，你是不是覺得眼睛有些潮濕了呢？我相信，你一定有過被打動的經驗。可是，你想過沒有，是什麼東西打動了你？

哲學家們認爲：那打動了你的東西是美。他們當然也被美打動過，但在冷靜下來之後，他們就開始追問：美是什麼？他們還注意到，我們被打動的感覺多種多樣，這說明美有許多不同的性質。比如說，大海上觀日出和花園裏看花所引起的被打動的感覺就明顯不同，讀安徒生的童話更是另一個樣子。還有，我們在聽相聲時常常會忍不住開口大笑甚至破涕爲笑，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被打動了呢？所以，他們不單單問“美是什麼”，還問“什麼是藝術美”“什麼是自然美”“什麼是崇高”“什麼是滑稽”等等。

說到這裏，我當然還遠沒有把哲學家們關心的所有問題一一給你羅列出來。但你不難發現，不管還有哪些問題，都可以在三個大問題中歸於其中一個。這三個大問題是：

什麼是真？

什麼是善？

什麼是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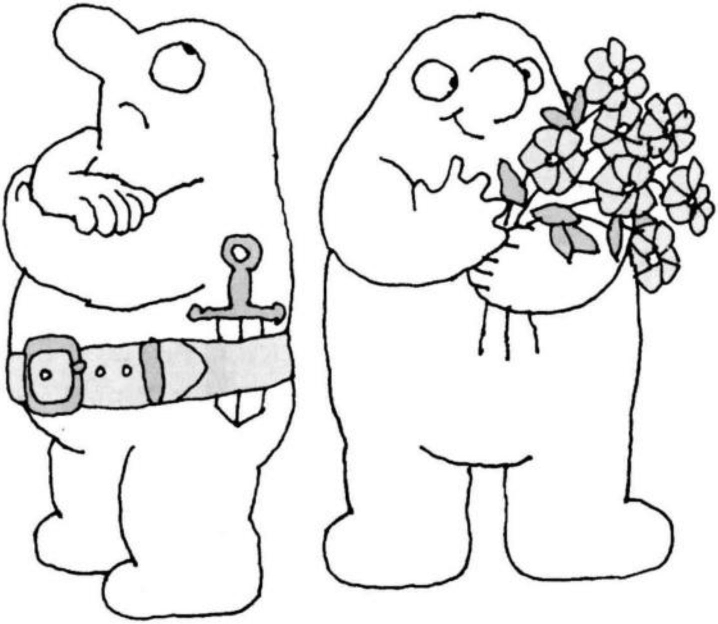
求真、求善、求美之心都出於人的天性，你也不會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人都是哲學家”或者“人人都會想哲學問題”的說法便沒有錯。當然，並不是人人都能成爲哲學家，這與會做菜的人並不一定能被稱爲廚師是一個道理。

第三個問題:
哲學家都是些怎樣的人?

我再說一遍，哲學家們都是一些大孩子，因爲他們童心未失，幾乎終生都葆有兒童一般的好奇心和求知慾。但他們又都是些很成熟的大人，因爲他們大都經過刻苦學習，掌握了比一般大人還要多的知識。不止於此，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僅像孩子一樣愛智慧，而且還像閱歷豐富的老人一樣有智慧。印度大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曾寫下這麼一句詩："我像村裏最年輕的人一樣年輕，像村裏最年邁的人一樣年邁。"我以爲這句詩很可以作爲眞正的哲學家的寫照。泰戈爾自己就是一位很富於哲學家氣質的詩人。

然而，除了上述的共同點以外，哲學家們相互之間的千差萬別就跟普通人之間的千差萬別沒什麼兩樣了。他們有的膽大，有的膽小，有的瀟灑，有的拘謹，有的機敏，有的刻板，有的慷慨，有的吝嗇，甚至於有的高尚，有的卑鄙……總而言之，在爲人處世上你很難把他們劃歸一個類型。

至於講到哲學家們的生平經歷，一般就比較平淡無奇，



有兩類哲學家：硬心腸的和軟心腸的。

因爲他們大多數人的大多數時間都用於思想，驚濤駭浪都發生在思想歷程之中，生活中遭遇的事件與變化自然就會比較少。著名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甚至說:“痛苦就是被迫離開原地。”

泰勒斯（Thales）的名言

“每本哲學史教科書所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哲學始於泰勒斯。”當然，這裏指的是西方哲學史，這句話就是在一個名叫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英國哲學家所寫的《西方哲學史》一書中引出來的。

泰勒斯是古希臘的米利都人，米利都在當時是一個繁榮的商業城市，位於小亞細亞，瀕臨地中海。泰勒斯出生和去世的年月離我們太久遠，所以人們很難準確地說出來。但人們知道他曾預言過一次日蝕，而那次日蝕（據天文學家推算）是發生在公元前585年，由此可以認定他的活動大致是在那一時期。

泰勒斯是古希臘著名的“七賢”之一，而且他還是第一個得到這種稱號的人。據說有一次人們用漁網打撈到一隻三腳鼎，大家決定把它獻給當時希臘最有智慧的人，結果一致同意獻給了泰勒斯。古希臘“七賢”中的每一個人都有一句流傳於世的名言，泰勒斯的那一句是：“水是最好的。”

我想，泰勒斯這樣說是因爲他長年生活在海邊的緣故。

我自己是在山區長大的，從小就對海抱有一種神往之情。少年時期有一位朋友得到一次去海邊的機會，當時就很讓我羨慕。不想他從海邊寄來的信中卻說："我道海是什麼，海原來是一片無邊無際的水。"後來我自己也有機會去看過海，在海邊竟同時想起泰勒斯的名言與我那位朋友的"傻話"。剎那間我覺得我已理解了泰勒斯。你想，那樣常見、那樣簡單的東西（水）居然能匯聚成那樣偉大的景象，你還能不說它是"最好的"？再想一下，地球表面有71%的面積被水覆蓋着，而人體的構成成份中有80%左右是水，你還能認爲泰勒斯這句話沒有道理?

其實，泰勒斯說這話是出於他對世界的一種看法，他認爲："水是萬物的始基。"這話的意思是說，萬物都是從水而來，是水的變形，而最終又會復歸於水。或者說，萬物都是由水構成的。按我們前面的說法就是，水是萬物的"本來樣子"。他有這種看法，顯然是由於他觀察到水對生命的重要性。前面提到的哲學家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一書中這樣評論："這種說法可以認爲是科學的假說，而且絕不是愚蠢的假說。二十年以前，人們所接受的觀點是：萬物是由氫構成的，水有三分之二是氫。"羅素寫《西方哲學史》的年代大約是在本世紀30年代，也就是說，直到本世紀初，人們的看法距泰勒斯的看法仍並不太遠。另一位叫黑格爾（Georg W. F. Hegel）的德國哲學家則評論說："哲學是從

設計一個“泰勒斯噴泉”。

這個命題開始的。”我想，黑格爾的意思是說，泰勒斯這句話表明了泰勒斯已開始提出哲學問題，即追問世界的本質是什麼。

泰勒斯是古希臘時期非常博學的人，他研究的許多學問（如：天文學、幾何學、物理學、航海學和工程學等等）在今天已劃歸科學。但在古代，科學與哲學並沒有被嚴格區分開來，都屬於“愛智慧”也就是哲學名下。不過，把泰勒斯看成第一個哲學家（而不是看成第一個科學家）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爲他顯然是一個“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人，在所有這些學問背後，他還想追尋更爲根本的東西。

另一位古希臘的哲學家曾記載過這樣一個關於泰勒斯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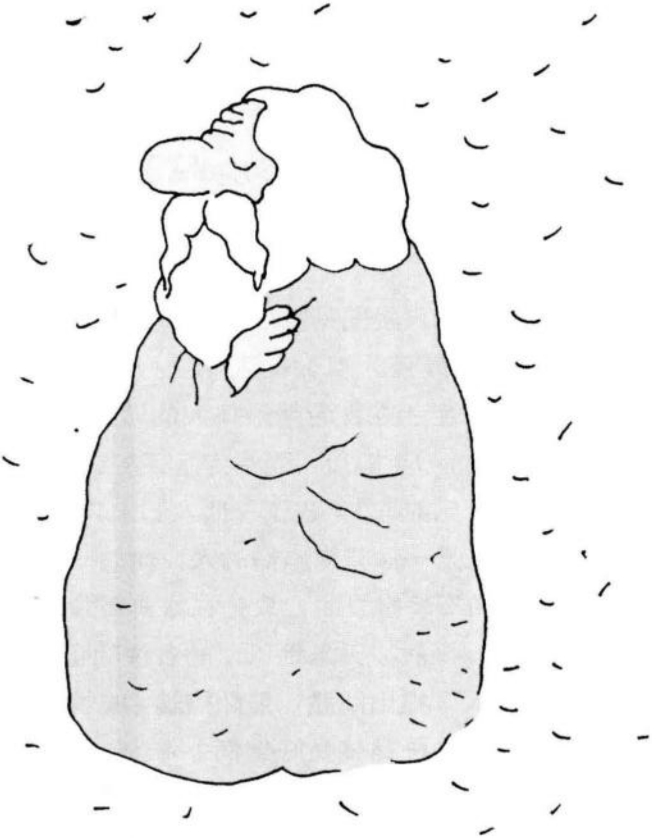
> 人們指責他的貧困，認為這就說明了哲學是無用的。據這個故事說，他由於精通天象，所以還在冬天的時候就知道來年的橄欖要有一場大豐收，於是他以他所有的一點錢作為租用丘斯和米利都的全部橄欖榨油器的押金。由於當時沒有人跟他爭價，他的租價是很低的。到了收穫的季節，突然間需要許多榨油器，他就恣意地抬高價錢，於是賺了一大筆錢。這樣他就向世界證明了只要哲學家們願意，就很容易發財致富，但是他們的雄心卻是屬於另外的一種。

那麼，泰勒斯的“雄心”到底是怎樣的呢？“去尋求唯一智慧的事物吧！去挑取唯一優美的東西吧！”泰勒斯用這樣的話表明了哲學家的態度。

蘇格拉底（Socrates）之死

蘇格拉底毫無疑問是哲學史上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之一。蘇格拉底是古希臘人，他一輩子生活在古希臘最偉大的城邦——雅典。他大約是生於公元前470年前後，而肯定是死於公元前399年。就因爲他的死，公元前399年成了一個人們永久紀念的年份。

蘇格拉底是一個非常雄辯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在辯論中度過的。他從不著書立說，只是在雅典街頭聚集起一幫愛智慧的青年人，探討“天上地下”的各種問題。有時候還會攔住過往的行人，提出問題，展開辯論。據說他也常常會獨自站在街頭沉思，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他的妻子桑蒂普覺得他簡直就像個游手好閑之輩，因而時常對他大發雷霆。這使得他的妻子也成了歷史名人，以致於桑蒂普（Xanthippe）這個名字在西語中竟與悍婦一詞同義。蘇格拉底好像對他的妻子也抱定了一種哲學家的寬容態度，有一回他的妻子一邊叫罵一邊用一盆水潑在他頭上，他卻慢條斯理地說：“我說嘛，桑蒂普一打雷，天就要下雨。”



蘇格拉底喜歡在雪地裏思考。

桑蒂普哪裏知道，她的丈夫用他自己的辯論爲西方哲學開創了一種最基本的方法。有哲學家說過："也許我們可以把'哲學'定義爲用柏拉圖的方法所可能追求到的全部探討的總和。"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其方法是直接從蘇格拉底那裏繼承下來的。事實上，我們現在所了解到的蘇格拉底，大部分是出於柏拉圖的記載。

蘇格拉底的方法是一種什麼樣的方法呢？說起來也並不複雜，無非是無拘無束的辯論或討論。參與辯論或討論的人不必有任何顧慮（不因爲對方是你的老師、長輩或上司什麼的就不願或不敢直話直說），而只遵從一條原則，那就是談話必須有邏輯性。

你不要被"邏輯"兩個字給唬住，它的意思無非是要你說話不能前言不搭後語。比如說，你的老師要求你每天晚上按時睡覺，卻又經常佈置了多得你不做到深夜就做不完的作業，並且說："做不完就別睡覺！"如果你不害怕，也就是可以和老師無拘無束地談話的話，你就會質問："那我怎麼可能按時睡覺呢？"老師如果不用發脾氣來作掩護，他就肯定無話可答，因爲他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發出兩道互相矛盾的指令。實際上，你在生活中會經常運用邏輯，只要談話的確是無拘無束的。要是你喜歡玩電腦，那就更容易明白邏輯是什麼意思。電腦是最講求邏輯的，不合邏輯的指令它總會拒不執行。

這樣來看，蘇格拉底的方法就確實不難懂。用通常的話說，它不過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辯論雙方誰也不壓制誰，誰也不胡攪蠻纏（比如耍無賴說：“我偏要這麼說，你能把我怎麼樣？”），辯論就有可能順理成章（也就是符合邏輯）地深入下去。這大概就是蘇格拉底的方法之要點所在。

爲了讓你更清楚一些，我可以試着模仿蘇格拉底編寫一段對話。我假想它是發生在能無拘無束地進行討論的一個學生與一個老師之間。

老師：同學們，你們應該愛護動物。

學生：老師，老鼠是不是動物。

老師：是。

學生：那我們爲什麼要消滅老鼠呢？

老師：我說的是，你們應該愛護好的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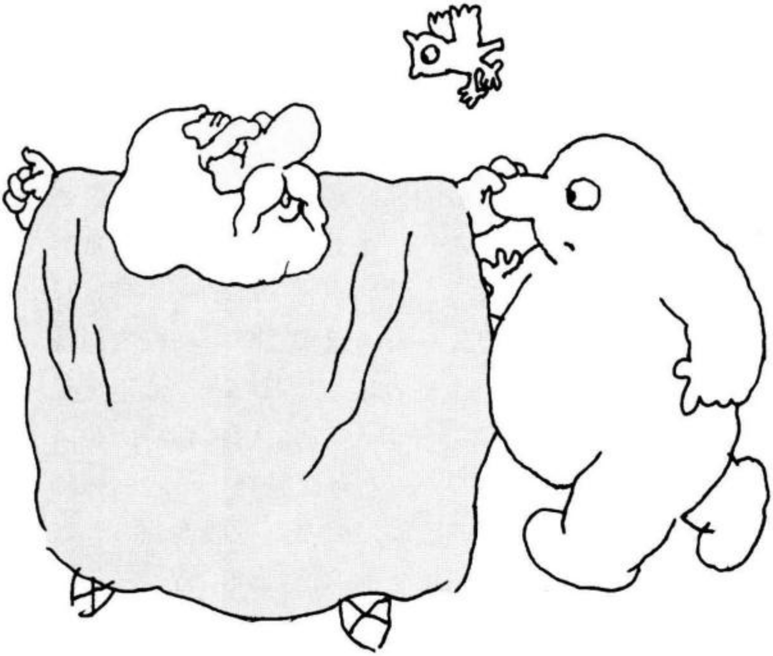
學生：什麼樣的動物才是好動物呢？

老師：對人類有益的動物就是好動物。

學生：豬和羊是不是對人類有益的動物呢？可我們爲什麼要殺死它們？還有，老虎是會吃人的，爲什麼現在又要保護它們呢？

…………

接下來你可以想像，老師必須向學生解釋什麼叫對人類有益和有害，而學生還可以繼續追問，討論就這樣一步一步



蘇格拉底在辯論中總能牽着別人的鼻子走。

地深入下去。這樣的討論不一定會得到一個最終的結論，但卻可以把我們平時沒有好好想過的許多問題加以澄清，使我們對事情的看法不再那麼籠統和似是而非。蘇格拉底使用這樣一種方法逼使對手自己開動腦筋獨立思考，讓你自己得出結論。所以，人們常說他的方法很像是一種“接生術”。

我爲什麼這樣不厭其煩地向你介紹蘇格拉底的辯論方法呢？因爲他所倡導的無拘無束的討論不僅對於哲學，而且對於我們的生活來說都太重要了。這其中有一種精神，那就是只服從眞理的精神，而眞理是只有通過獨立思考和自由討論才能獲得的。蘇格拉底的一生都表現了這種精神。他不接受任何人的強迫，也從來不強迫任何人。他的這種精神對後來的哲學家和其他一些人影響很大。在他之後有一位古希臘的大哲學家就說過：“我愛我的老師，可是我更愛眞理。”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秉承蘇格拉底的這種精神，哲學將不成其爲哲學，人類思想也將不成其爲人類思想。

蘇格拉底是怎樣表現了這種精神的？除了終其一生都在進行自由辯論以外，他更用自己的死爲這種精神作出了見證。蘇格拉底是被當時的雅典城邦開庭審判處死的。法庭加給他的罪名是：“蘇格拉底是一個作惡者，是一個怪異的人，他窺探天上地下的事物，他把壞的說成好的，並且以這一切去教導別人。”換句話說，他的罪名就在於他堅持並教導別人要獨立思考和自由討論“天上地下”的任何問題。在法庭

上，他爲自己作了辯護，然後堅定不移地選擇了“去死”。爲什麼說“去死”是他自己的選擇? 因爲: 按照當時雅典城邦的法律，他本來可以自己提出一種法庭認爲適宜的處罰（代替死刑），可是他提出來的卻是處以三十個米尼的罰金。這筆罰金數量太小，以致於法庭大爲惱怒，更加堅決地判了他死刑。他無疑是預見到了這種結果的，並顯然不想以看來是承認自己有罪的讓步來避免死刑。讀過他的辯護辭就不難理解他的這一選擇。

蘇格拉底在辯護辭中說，探討自己和探討別人是他的天職，他當過兵，懂得什麼叫忠於職守，放棄職守就無異於做了逃兵。如果以不再繼續他已往所做的那種思考爲條件而允許他活命，他就寧願選擇死。他還說: “只要我還有生命和力量，我就決不停止實踐哲學和教導哲學，並勸勉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當法庭宣判了他的死刑之後，他又作了最後一次講話，表明了他對死亡的安詳態度。他說: “死別的時辰已經到了，我們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你們去活。哪一個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

接下來是死刑的執行，法庭決定讓蘇格拉底飲鴆（毒酒）而死。蘇格拉底的朋友們來到牢房，給他帶來了一條易如反掌的脫身之計，但被他拒絕了。“振作起來，”他對陷於悲痛中的朋友們說，“告訴人們，你們掩埋的只是我的屍體。”說完這句話後——還是讓我們來聽柏拉圖把這個故事

講完吧。

說完這句話後，他站起身來，叫我們稍候，就和克里同一塊兒走進浴室去了。我們一邊等候，一邊說着話，大家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就像一位我們正在失去的父親，而我們就要作為孤兒去度過自己的餘生了……太陽落山的時刻臨近了，他在裏面已經呆了很長時間。終於，他出來了，又和我們坐在一起……大家只是相對無言。很快，獄卒走了進來，站在他的身邊，說道："蘇格拉底，在所有來過這裏的人當中，您要算最高尚、最溫和、最善良的一個了。我每次服從當局的命令，吩咐其他犯人服毒，他們就像發了瘋似地把我罵個狗血淋頭，您是不會和他們一般見識的。其實我明白您不會生我的氣，因為您知道錯在他人，不在我。我這就向您告別，死生有命，請您盡量想開點。我這份差事，您是知道的。"說罷，只見他眼淚奪眶而出，轉身出去了。

蘇格拉底望着他說："您的好意我心領了，我聽您的吩咐。"然後他轉過身來對我們說："這個人多可愛呀，這些天來，他沒少來看我……看看剛才他向我表示遺憾時是多麼慷慨吧。我們必須按照他的吩咐行事。克里同，看看鴆酒準備好了沒有，如果準備就緒，就叫人端來。"

"可太陽還在山頭上呢，"克里同說，"許多人都是一拖再拖，就是宣佈叫他們就死之後，他們也要大吃大

喝，尋歡作樂一通才肯罷休。您又何必這麼忙，還有的是時間哩。”

蘇格拉底回答說：“是的，克里同，你說的那些人這樣做是對的，因為他們認為通過拖延可以有所得。不過我不這樣做，也是對的，因為我不認為晚死一會兒自己就能得到什麼。我吝惜和挽救的生命已經奄奄一息了，要是那麼做，我只能感到自己可笑。請按照我的話去做吧，不要拒絕我。”

聽見這話，克里同朝僕人做了個手勢。僕人走進內室，過了一會兒，便和端着一杯毒鴆的獄卒出來了。蘇格拉底說：“您，我的好朋友，是有經驗的，就請教教我這事兒該怎麼進行吧。”獄卒回答說：“您只要來回走動，等到走不動了，再躺下來，那時毒性就發作了。”說着，他把杯子遞給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輕鬆自如、溫文爾雅地接過杯子，毫無懼色地說：“您說我可以用這杯酒來祭奠神靈嗎？能還是不能？”獄卒回答說：“我們就準備了這麼多，蘇格拉底，再也沒有了。”“我明白了”他說，“不過我可以而且必須祈求眾神保佑我在去另一個世界的旅途中一路平安——但願我的祈求能得到滿足。”說完，他把杯子舉到唇邊，高高興興地將毒鴆一飲而盡。

至此，我們尚能節制自己的悲哀。然而，當我們眼見他一口氣把鴆酒喝完時，都禁不住潸然淚下了。我用雙手

捂住臉，淚水卻像泉水般從指縫間湧流出來，我是在為我自己哭泣。因為我確實不是在為他而哭泣，而是一想到自己就要失去這樣一位良師益友，一種大難臨頭的感覺便使我悲慟不已。不獨我是這樣，克里同也止不住淚如雨下，忙起身躲到一邊去了。這時，一直在一旁悄然啜泣的阿波羅多羅斯突然失聲痛哭起來，於是大家頓時都失去了勇氣。只有蘇格拉底泰然自若："這麼哭哭啼啼是幹什麼？"他說："我不讓女人呆在這裏，就是怕她們來這一手。你們也許知道人應該在平靜中死去這個道理吧。那就安靜耐心一點兒吧。"聽見這話，我們都感到羞愧，於是便忍住了眼淚。他在房間裏來來回回地踱起步來，直到走不動了，才遵照指示，躺下身來。給他送來毒鴆的獄卒不時地查看着他的雙腳和雙腿。少頃，他使勁在蘇格拉底腳上捏了一把，問他有沒有感覺。蘇格拉底回答說："沒有。"就這樣，獄卒順着腳踝一路捏上來，向我們表明蘇格拉底已經僵硬冰涼了。蘇格拉底自己也感到了，他說，"毒鴆一到達心臟，一切就結束了。"他的下腹周圍開始變涼了，這時他撩開蓋在身上的被單，露出臉來說——這成了他的臨終遺言——"克里同，我還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隻公鷄，你能記着替我還清這筆債嗎？""我一定替您還清，"克里同說，"您還有其他吩咐嗎？"沒有回音，一切又復寂靜。過了一會兒，我們聽見他動彈了一下，獄卒掀開被單，只

見他目光已經凝滯了。克里同替他合上了雙眼和嘴巴。

沒有人能比柏拉圖把這個故事講得更好了，這是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篇章之一，可一點兒也不難懂。

我想告訴你的是，只要你願意，你完全可以直接去讀那些偉大的作品。

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沉思

笛卡兒被人稱作近代哲學之父，異議不多。他是法國人，生於公元1596年，死於公元1650年。從蘇格拉底到笛卡兒，我帶着你一下子跨越了一千多年時間。難道這一千多年中就沒有什麼值得一談的哲學家了麼？當然不是。但我不是想給你講授哲學史，而只是想讓你了解一下哲學家都是些什麼樣的人。我選了幾個哲學家，自有我自己的理由，只不過這些理由無須在這裏囉囉嗦嗦地向你訴說而已。

從柏拉圖以後到笛卡兒之前，哲學家們大都是教師，18世紀以後，哲學家們又多半是教授。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卻不是一個職業哲學家。他以發現者和探究者的姿態執筆，文章寫得平白易懂。他的書不是供學生們唸的，而是給一般明白事理的人看的。他的文筆還異常出色，哲學家羅素因此評論說："近代哲學的開拓者有這樣可佩的文學感，對近代哲學來講是很可慶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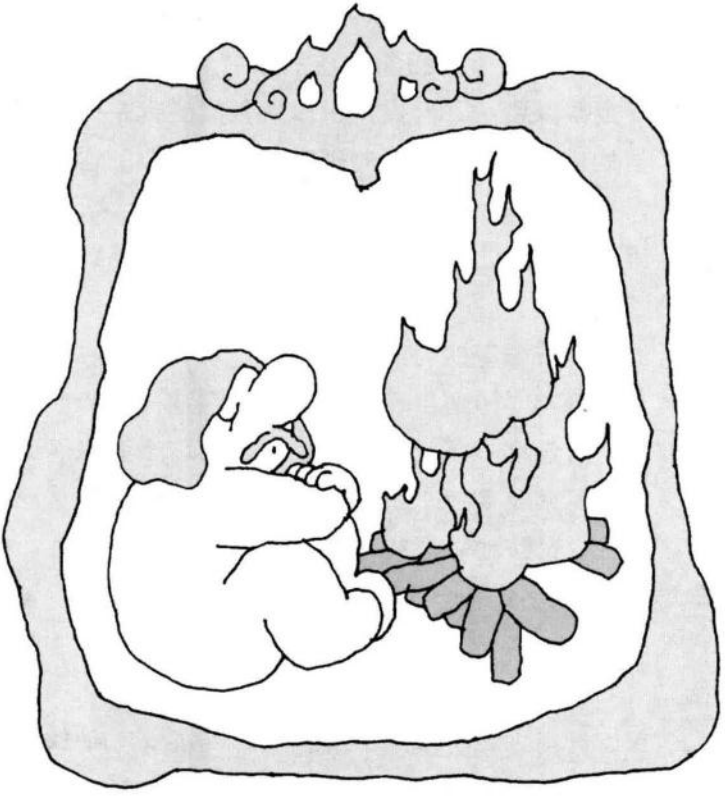
1619年11月10日，正在軍隊當兵的笛卡兒在軍營中一夜連做了三個夢。第一個夢是夢見一羣鬼怪向他撲來，夾着

一股旋風；第二個夢是夢見一聲巨響，有如驚雷，使他猛醒；第三個夢是夢見面前擺着一本詩集，書頁上寫着："我今生要走哪條路？"他覺得這三個夢簡直就是一種啟示，啟示了他的使命。按他自己的理解，第一個夢的含義是：邪說橫行，處境危險；第二個夢的含義是：一旦猛醒，決不回頭；第三個夢的含義則是：必須走出一條新路，建立一個全新的體系。

他做這三個夢的時間是在冬天，軍隊駐紮在德國南方，天氣十分寒冷。據他自己說，他早晨鑽進一個火爐子（德國南部當時有這樣一種奇怪的火爐，人可以鑽進去烤火），整天呆在火旁沉思默想。當他出來的時候，他的哲學已成了一半。當然，也許他故意把事情說得這樣富於戲劇性，他的哲學思想實際上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完成的。不過，當他落筆寫他的名著《方法論》的時候，他確實是從火爐中的沉思開始。

笛卡兒的沉思是從"懷疑一切"開始的。他說，我能不能懷疑我正穿着晨衣坐在這兒的爐火旁邊？能，因爲也許我正赤身睡在炕上卻夢見自己正坐在這兒。而且，一個精神病人也有可能產生這樣的幻覺，我也許正處於與精神病人相同的狀態。

用這種懷疑的眼光來看世界，就沒有什麼事物和知識是不可懷疑的了。例如，我們看見天上有許多星星能不能懷



笛卡兒坐在壁爐前才能進入沉思。

疑？能，因爲它們也有可能是我們夢見的，或者只是我們的一種幻覺。同樣，天文學家發現的星星以及有關這些星星的知識也是可以懷疑的，因爲那可能是出自天文學家的幻覺。物理學家也一樣，他們描述某個物體的運動當然也有可能只是他們自己的幻覺。

比較起來，數學知識就好像要確切可靠一些。比如說，我眼前出現一塊方形的石頭很可能只是我的夢，但方形有四條邊、四個角卻與我是不是在做夢沒有關係。也就是說，說方形有四角四邊，這不能懷疑。笛卡兒自己是一個出色的數學家，坐標幾何就是他發明的。他的確認爲數學知識比其他知識更確切可靠，但他卻不認爲數學知識就無可懷疑。你說方形有四條邊、四個角，你怎麼知道你沒數錯？你說你每次數都是四條邊、四個角，所以不會錯。那也不見得，你怎麼沒有可能每次都數錯？這聽上去像是有些強詞奪理，但笛卡兒卻有笛卡兒的道理。他想，會不會有一個狡猾的惡魔在我身邊使了障眼法，讓我每次都數錯了方形的邊與角，而且每次都錯得一樣，時間一長，我便信以爲眞了呢？你可能會覺得笛卡兒想得有些荒唐。我卻覺得有必要替他辯解一下。

假如孫悟空想捉弄一個洞裏的妖怪們，他就有可能讓妖怪們每次都數錯了方形的邊與角。比方說，他讓妖怪們每次都數成了五，時間一長，這個洞裏關於方形的知識是不是就會有“方形有五條邊、五個角”一說？你可能會不服氣，

說：“可是世界上並不是眞有孫悟空呀！”我想提醒你的是，笛卡兒是在懷疑，你也可以認爲他坐在爐火邊正在疑神疑鬼。他並不認定眞有什麼惡魔，但他懷疑有，爲什麼他不可以懷疑？其實，換一種表達，笛卡兒的懷疑就不僅有理，而且十分重要。他懷疑的是：我們所有一切知識的來源究竟可靠不可靠？這個問題橫在整個近代哲學的面前，後來的哲學家沒有一個人能迴避它。

關於這個問題，我在“哲學家們想的都是什麼樣的問題”一章裏已經講過一些話，在這裏就不再多說。可以補充的一點是，按現代物理學的觀點（笛卡兒當然還不知道有這種觀點），一個物體在以光速或接近光速的速度運動時，該物體的形狀在我們眼裏就會發生改變。我們完全可以據此想像，一個方形物體在這種速度下向我們奔來時，我們看見的它就不會是有四條邊、四個角的形狀。那麼，哪一種形狀才是方形物體的本來樣子呢？是我們平時看到的，還是它在光速中運動時所呈現出來的？所以，笛卡兒並不荒唐。

然而，要像笛卡兒這樣懷疑下去，別說是建立一個全新的體系，就是一句肯定的話都不能說了呀！你別急。哲學家雖然是從大膽懷疑開始的，卻並不一定以全盤懷疑告終。笛卡兒在爐火邊有這樣一個發現：“我可以懷疑一切，但我卻不能懷疑我正在懷疑。”這話你聽上去也許會覺得有點亂，但笛卡兒的意思卻是再清楚不過了：我在想，眼前這一切都

有可能不是眞的，但“我正在想”卻是一個確定不疑的事實。從這個發現笛卡兒引出了第一個肯定的結論：“我思故我在”。他把這個在他看來是清楚明白的結論作爲基石，一磚一瓦地營建起他的大廈，也就是全新的體系。你可以認爲，他用他的懷疑先清掃出一片空地（在他眼裏那地方原先堆積着各種邪說謬見——想想他的第一個夢），然後另起爐竈，重新放下基石，開始建設新的體系。這可是從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學生）以來未曾有過的事。

你也許不完全明白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的意思，更不明白它何以會成爲一個全新體系的基石，但對於現在的你來說那都是無關緊要的。我要讓你了解的只是哲學家的這種懷疑精神和從頭開始的勇氣。

斯賓諾莎 (Benedict Spinoza) 的信念

哲學家們敢於懷疑，但這並不是說，哲學家們都成了懷疑主義者——對什麼都不肯相信。相反，有許多哲學家都具有堅定的信念。他們一旦相信了什麼，往往會堅定不移。斯賓諾莎就是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

斯賓諾莎是猶太裔的荷蘭人，生於公元1632年，死於公元1677年。他的生平十分單純，先在阿姆斯特丹，後來在海牙平靜度日，靠磨鏡片維持生活。他的物質慾望少而簡單，一生當中對金錢都表現出一種罕有的淡漠。與任何哲學家一樣，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沉思默想。不過，據說他磨鏡片的手藝也十分出色。磨鏡片固然是出於謀生的需要，但學會磨鏡片卻是因爲遵循了他的猶太祖先們的教導。猶太人有一句古訓說："每一個有學問的人，如果不學會一門手藝，最終會變成一個無賴。"

你可以想見他是怎樣過日子的。他住在一個僻靜的閣樓上，經常閉門謝客，在房裏一呆就是兩三天，連簡單的飯菜也是由房東夫婦送到他房間裏。有一個爲他寫傳記的人說:

“斯賓諾莎每個季度都要仔細算一次帳，以便能夠把錢不多不少正好花到年底。有時他還對房東說，他就像一條蛇用嘴咬住了尾巴，意思是說到年底他剩下的只有一個零。”磨鏡片的錢只要夠換飯吃，也就不再多磨。斯賓諾莎的日子過得緊巴巴的，他卻自得其樂。用他自己的話說：“雖然有時候我會發現靠我天生的理解力所採集到的成果並沒有實惠，但我對此只感到心滿意足而別無他求，因爲我喜歡採集，它給我安寧和喜悅，使我不用唉聲嘆氣地過日子。”

斯賓諾莎想要“採集”的東西是什麼呢？讓我們再聽聽他自己是怎麼說的——

> 經歷使我懂得，日常生活的忙碌是徒勞無益的；我發現，我所害怕的一切和害怕我的所有一切，除了影響情緒之外，本身並無善惡可言。於是，我決心至少要去探索一下究竟有沒有什麼事物是真正的善，並能夠把它的善傳達與人，使人能夠排除一切雜念。我是說，我決心要看看自己能否發現並獲得那種永享極樂的本領。……我並非看不到榮譽和財富給人的諸多好處，我也知道，如果我真的希望去探索一種新事物，就會與上述東西無緣。……但是，對於這兩種東西，人得到的越多，便越覺得快樂，便越想得到更多，而一旦慾望受到挫折，又會覺得痛苦不堪。對名聲的追求也會碰到這種不利，也就是說，為了出名，就必須投人所好，不說他們不愛聽的話，專揀他們聽着舒服

的講。……只有對一個永恒和無限的事物的熱愛，才能給人以一種不受任何痛苦威脅的樂趣。……最大的善就是認識到心物合一。……人的知識越多，就越清楚地知道自身的力量和自然的秩序，就能更好地使用自己的力量並為自己立法。人對自然秩序了解越多，就越容易掙脫毫無用處的俗念；這就是全部的方法。

斯賓諾莎的信念在這裏已經展現出來。他相信萬事萬物（整個宇宙）都有着固定不變的秩序和法則。由於這些秩序和法則，萬事萬物就形成了一個和諧的整體（宇宙）。人始終是這個整體的一部分，因此，只有自覺地遵從這些秩序與法則，使自己與宇宙整體合而爲一，才有可能過上幸福美好也即是善的生活。而要自覺地遵從這些法則和秩序，首先就必須認識到它們，然後再依照着爲自己的生活訂立法則與秩序。斯賓諾莎想要“採集”的，就是關於這些法則與秩序的知識。

這裏需要作出解釋的是，人旣然是宇宙整體的一部分，自然只能服從宇宙間的法則與秩序，爲什麼還非得認識到它們不可？比如說其他動物，它們也在服從自然法則，但它們顯然並沒有認識到所服從的法則是什麼，這的確是一個問題，而且恰好是斯賓諾莎最爲關心的一個問題。他說過，他“決心要探討一下”的事情就是“究竟有沒有什麼事物是眞

假如斯賓諾莎穿上帶字的汗衫……

正的善。”換句話說，他最關心的問題是：在承認了人的能力有限之後，人怎樣還能過一種高尚的（也即幸福的和善的）生活呢？如果我們只能像動物一樣盲目地服從自然法則，我們便活得跟動物沒有兩樣了，這種活法當然是談不上什麼高尚不高尚的。然而我們是人，人是有理性、有智慧的，完全有可能過一種有理性、有智慧的生活。在斯賓諾莎眼裏，有理性、有智慧的生活才有可能是高尚的生活。

舉一個例子說，人與其他動物一樣，都害怕死亡。可是有理性、有智慧的人卻會想：凡是人辦得到的事情沒有一件會使人長生不老，所以我們爲自己必有一死而恐懼、而悲嘆就純粹是在浪費時間，徒勞無益。想通了這一點，就有可能心平氣和地對待必然要來的死亡，不爲它煩心，不爲它恐懼，而讓自己的生活多一份安寧，少一份煩惱，多一份從容，少一份狼狽。這樣，人的生活當然也就多了幸福、高尚和善了。你不要說這其實辦不到，古往今來有許多智者的確曾經用很平靜的態度面對過死亡。前面講到的蘇格拉底就是一例，而斯賓諾莎自己也是一例。他在死前的最後幾分鐘還在與別人安詳地談話，彷彿死亡與他在生活中遇到的其他事沒有什麼兩樣。你還應該記住的是，他死的時候才44歲。

對待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其實與對待死亡一樣，態度上也能有很大的不同。只知道追名逐利、求福避禍的人永遠生活在希望與恐懼之中，他們得不到安寧。有理性、有智慧的人

則能知道什麽是可避免的，什麽是不可避免的；什麽是可求到的，什麽是不可求到的。因此，他們懂得引導和節制自己的感情，免受希望與恐懼的折磨。斯賓諾莎自己也做到了這一點。

總而言之，斯賓諾莎倡導一種高尚的生活，也就是不單純順從我們的慾望、感情和激情，而是用我們的理性去統治、駕馭和節制我們的生活。他認爲我們應該成爲慾望、感情和激情的主人，而不是反過來成爲它們的奴僕。他之所以這樣主張，是因爲他堅信人類理性不僅能發現和認識宇宙的秩序與法則，而且還能依照這些秩序和法則來控制自己的慾望、感情和激情。他的這一信念，在近代西方世界被表達爲："理性能使人自由"，並且曾經一度成爲西方世界許多人共有的信念。然而，在他身上這一信念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他時時處處身體力行，不僅這樣想，而且這樣做，用自己的一生作出了有力的證明。因此，有哲學家說："斯賓諾莎是偉大哲學家當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溫厚可親的。"

說他"溫厚可親"，當然不是指他對萬事萬物都始終保持着一種哲學的平靜（那也許會冷得可怕），而是指他也能理解和尊重平常人的生活。他爲自己的日常生活制定了一個簡單的行爲準則，並且也是一輩子身體力行的。這準則是："1. 用一種人民能夠懂得的方式對他們說話，替他們做一切與我們的目的並行不悖的事情。2. 只享受那些有益於健康

的樂趣。3. 不貪財，只要能維持健康的生命即可；不落俗，只遵守那些不妨礙我們事業的風俗習慣。”

從這準則看，他自己也在過着一種平常人的生活，只不過少了一些平常人的那種自尋煩惱罷了。

康德（Immanuel Kant）的憂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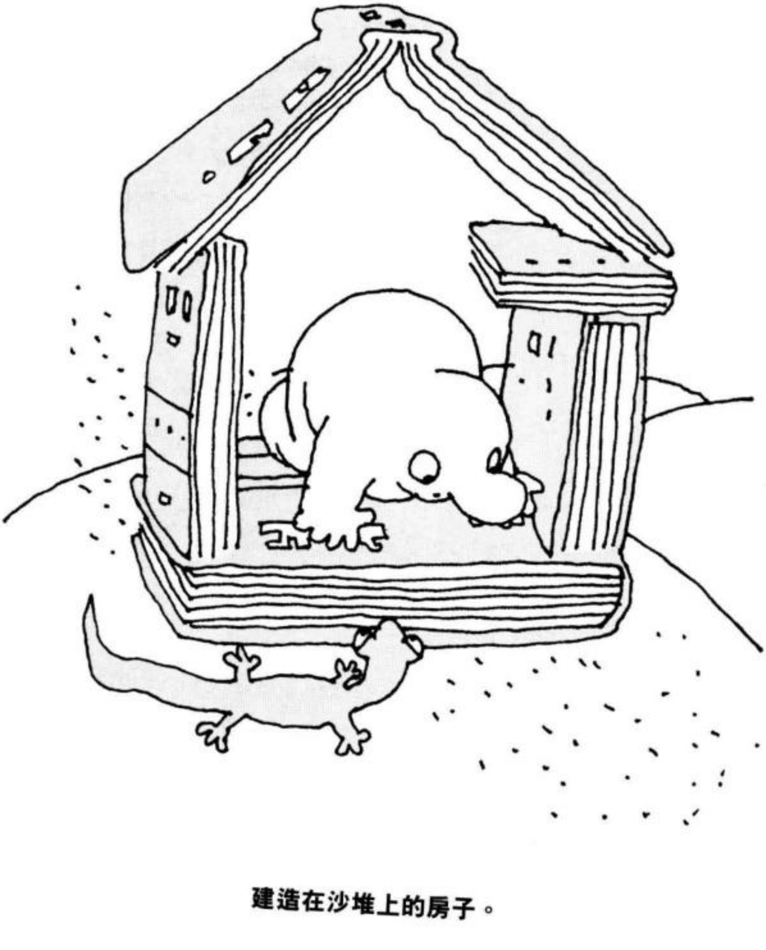
康德是德國人，或者說，他是一位德國教授，因爲他幾乎終其一生都是生活在學院內，而且過的是一種典型的學院式生活。1724年他出生於當時位於東普魯士帝國的柯尼斯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劃歸蘇聯，改名加里寧格勒），此後整整80年，也就是一直到1804年他逝世時爲止，他都一直住在這個城市裏。他在柯尼斯堡大學上學，又在柯尼斯堡大學任教，平平穩穩、無風無浪地度過了自己的一生。然而他卻用自己的思想與著作在人類思想史上掀起過巨大波瀾，至今都未曾平息。有人說他是近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也有人不同意，但無論如何，他是近代最重要的哲學家與思想家之一卻是無可置疑的。

關於康德這個人，哲學界以外的人知道得最多的有兩件事。一是他說過的一句名言，“有兩件事物，我們越是對它們沉思默想，就會越加敬畏。那就是：我們頭頂的星空和我們心中的道德律。”另一件事是，康德的生活極有規律，每天下午只要他身着灰色大衣，拿着手杖外出散步時，當地的

居民就知道時間準是三點半了。其實他在年輕時並不這樣刻板，大約是在他50歲以後才養成了生活嚴格有序的習慣。他說，他的巨著《純粹理性批判》中有許多主要思想都得自他每天散步的那條路上。因此，他散步的那條路至今仍被人們稱爲“哲學之路”。

康德早年並不曾想到，他會在57歲時寫出一部震驚整個世界的哲學書。他早年的著述大多是關於自然科學方面的，他寫過《自然通史與天體理論》，提出了有關太陽系起源的星雲假說；又寫過《人類學》，提出了人類可能起源於動物的觀點。此外，從1755年到1797年，在他長達42年的講課生涯中，他講過“自然地理學”、“理論物理學”、“自然法”以及“教育學”等等，總而言之他所講授的課程遠不止於哲學範圍之內。當然，他也講授哲學，但他對學生們反覆強調：你們跟我學不到什麼哲學，而只能學哲學思考。他的意思是：哲學不是一種現成的知識，而是永不停息的思維活動。“自己思維，自己探索，用你自己的腳站着”——這就是他對學生們提出的忠告。

這一忠告顯然也是他自己奉行的原則。按他自己的說法，他曾經從“獨斷論的美夢”中被喚醒。他所說的“獨斷論”是指他的前輩哲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 Leibnitz）和沃爾夫（Christian Wolff）的學說。這種學說的內容是什麼，在這裏無關緊要。我要說的只是，康德認爲自己曾躺在



建造在沙堆上的房子。

這種學說上睡過大覺，停止了“自己思維、自己探索”的活動。一旦醒過來，他就開始努力“用自己的腳站住”。

是什麼使他醒過來的？是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寫的一本書。那本書名叫《人類理智研究》，是休謨對自己的主要哲學著作《人性論》（最初出版於1739年）進行簡縮後寫成，時間是在1744年。而康德讀到它的時間卻是在1769年，也就是在20多年之後。這本書的觀點使康德感到震動和憂慮。他不敢也不願相信休謨的觀點會是對的，卻又覺得必須面對它，不能輕輕鬆鬆地斥之爲荒唐後便繼續睡自己的大覺。也就是說，他覺得休謨說得很有道理，卻又使人難以相信。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康德爲此寢食難安，從此便一門心思地思考和研究這一問題。這一頭扎進去，花去了康德整整12年的時間，他終於寫出了那本震動世界的書《純粹理性批判》，算是對休謨作了回答，也算是對自己的思考與研究作了初步總結。

那麼，休謨究竟提出了什麼觀點竟然使康德如此震驚呢？說實話，要給你說清楚還眞不容易。這樣吧，我試着給你講講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當然不能完全依照休謨自己的論述方法。這一個部分是休謨討論知識的部分。他的觀點大體如下：我們的一切知識都來自我們的經驗，也就是說，沒有什麼知識是我們天生就有的。當然，有些知識是通過學習獲得的，並不一定要我們自己親身經驗到。比如說，你沒有到

過北極，卻知道這世界上有一個北極，而且知道北極那地方長年冰雪覆蓋，有北極熊和海豹等等。這知識是從書本和電視中學到的，和你自己的親身經驗無關。不過，休謨要說的是，你通過學習得到的知識最終也是人從經驗中獲得的，只不過是他人的經驗而已。你不難同意這一點。那麼，經驗是什麼意思呢？經驗無非指人看到、聽到、聞到、摸到等等，一句話，經驗無非是由人的各種感覺印象組成。本來這些感覺印象都是單個的，但我們卻常用思維把它們連成一氣，形成知識。

用休謨自己舉的例子說，我們看見太陽光照在一塊石頭上（這是一個感覺印象），又用手摸摸石頭，覺得石頭是熱的（這是另一個感覺印象），然後我們想了一下把兩個印象聯繫在一起，說："這石頭是被太陽曬熱的。"換一種說法就是："太陽曬是石頭熱的原因。"這時候如果有人問你："這石頭怎麼會熱？"你就會毫不猶豫地向他傳授這條知識。可是，休謨卻對這條知識提出了質疑，他說：你只感覺到太陽曬和石頭熱（你只有這兩個感覺印象），卻並沒有感覺到太陽曬熱了石頭（你不可能有這種感覺印象），而只是把前面兩個印象連在了一起。換句話說，太陽曬熱了石頭是你推想出來的，你的推想眞的可靠嗎？你也許會回答說：我每次看見太陽曬時，摸到石頭都是熱的，因此我知道石頭熱是因爲太陽曬的緣故。休謨的反駁卻是：你一共看過和摸過

多少次呢？你怎麼敢肯定你以前和以後沒有看到太陽和摸到石頭的時候不會出現相反情況：太陽曬的時候石頭並不熱？更重要的是，就算每次我們看到太陽曬時就能摸到石頭熱，你也沒法斷言太陽曬就是石頭熱的原因，因爲很有可能每次太陽曬的時候，石頭自己也恰好發熱了。時間一長，我們就誤以爲太陽曬是石頭熱的原因。

打個比方說，如果有人跟你開了個玩笑，他把一隻鬧鐘撥到早晨 8 點鐘時響鈴，然後把鐘藏在你聽得到而看不到的地方。你自己也有一隻鬧鐘，卻沒有上響鈴的發條。可是，後來每天早晨你的鐘一走到 8 點，那鈴聲就響了。時間長了，你會不會誤認爲你的鬧鐘在響鈴，或者說，你的鬧鐘走到 8 點是鈴聲響的原因？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讓你想像一下，太陽和石頭有可能像兩隻同步的鐘，早已被一隻看不見的手調節好，凡太陽一曬的時候，石頭自己就開始發熱。你不要以爲這個論辯荒唐，休謨要求我們拿出證據來證明，“太陽曬是石頭熱的原因”這條知識是確實可靠的。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他的質問也是有道理的。因此，他一下子就困住了康德。問題當然不在於太陽曬和石頭熱這樣一件事的判斷，問題是在於：如果我們關於事物的原因和結果的知識都是不確實可靠的，那麼，我們所有的知識都變成可疑的了。近代建起的科學大廈豈不是要因此土崩瓦解嗎？要知道，我們絕大部分知識都是在陳述

某種因果關係的呀！舉例說，我們看見太陽東升西落，是因爲地球在自轉的緣故，我們看見水結成冰，是因爲氣溫到了0℃的緣故……如此等等。

你大概快要知道康德憂慮的是什麼了吧？他是一個熱愛科學、熱愛知識的人，當發現整個知識大廈都好像建在流沙之上時，他能夠不擔心麼？他花了12年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是不是眞的解決了，後人一直有爭論。他的解決辦法說起來很難懂，你也沒有必要現在就弄懂它。我想告訴你他的一些主要結論，目的在於讓你了解他更深一層的憂慮。

康德強調了人的認識能力（他稱爲純粹理性）在取得知識方面的主動性。他說，人的認識能力並不像一塊只能被動地接受印象的蠟板（把什麼東西往上一按，就留下一個痕迹），而更像一個活動着的裝置，能夠把感覺材料整理，鑄造成形（知識）。同時，他爲純粹理性劃定了界限，說只有在某種範圍內，它才有可能取得對它有效的知識。超出這個範圍，它就無能爲力了。也就是說，在這個範圍之外，我們不可能有任何知識。我們可以看出，正是休謨提醒了他，必須探討和指出人類理性的限度。

前面我已經講過，近代西方世界曾滋長出一種強烈的信心，相信人類依靠自己的理性便有能力認識世界和自己並成爲世界和自己的主人。這種看法導致的結果只能是：人不再相信有高於人、大於人的力量，而只相信自己。康德更深的

憂慮正在於此，因爲他認爲人還應該有信仰。什麼叫有信仰呢？那倒不一定是要燒香拜佛、上教堂做彌撒。一個人相信世上有比自己更偉大、更崇高的事物並對之懷有敬畏之心，就可以說是有信仰的人了。有信仰的人做事，不會只想“我要這樣”，而會想“我應該這樣”。因此，在他給人的認識能力劃定界限之後，他就開始尋求一條通往信仰的道路。爲此他又寫了一本書，名叫《實踐理性批判》。他把信仰建立在“我們心中的道德律”這個基礎之上。

什麼是“我們心中的道德律”？簡單講就是我們心中存在着的那種向善的強制性力量。康德認爲那是我們天生就有的，否則我們不會一做壞事就感到內心不安。儘管他關於道德的論述在後來遭受到很多質疑，但他那句關於星空和道德律的名言卻響徹了幾個世紀。偉大的音樂家貝多芬（Ludwig von Beethoven）也曾這樣發出共鳴：“頭頂有羣星璀璨，心中有道德法庭。”

你越長大就越能明白，康德的憂慮決不是出於庸人自擾。

告別的話

告別的話只有一句：我並不希望你從此立志要成爲哲學家，但卻希望你一如既往地愛智慧。再見！

中英人名對照表

巴門尼德	Parmenides
牛頓	Issac Newton
休謨	David Hume
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on
沃爾夫	Christian Wolff
貝多芬	Ludwig von Beethoven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柏拉圖	Plato
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泰勒斯	Thales
桑蒂普	Xanthippe
康德	Immanuel Kant
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斯賓諾莎	Benedict Spinoza
萊布尼茲	Gottfried W. Leibnitz
黑格爾	Georg W. F. Hegel
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蘇格拉底	Socrates

作者／插圖者簡介

朱正琳，1947年出生於江西吉安。兩歲時隨父母遷到貴州貴陽。33歲後到北京大學外國哲學所攻讀碩士。1985年畢業後一直從事哲學研究工作。現任北京《東方》雜誌社副總編。

趙汀陽，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研究員。著有：《美學與未來美學》、《走出哲學危機》、《論可能生活》等。

黃穗中，編輯、畫家。編了不少書，更畫了不少畫，獲過一些獎。